NA MARGEM DO RIO PIEDRA EU SENTEI E CHOREI

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有关保罗·科埃略的国外评价

保罗·科埃略的文笔像叶上的露珠般轻盈晶莹。

——*克里斯蒂昂·夏里埃　法国《费加罗报》*

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出版之后，保罗·科埃略成为了巴西当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家之一。

——*马尔加·丰特　西班牙《整体》杂志*

NA MARGEM DO
RIO PIEDRA
EU SENTEI E CHOREI

人们会对他起初会视而不见，认为他不值得我们评说，然而他（保罗·科埃略）使我们刮目相看。

——*若泽·阿尔贝尔托·布拉加　葡萄牙《文学报》*

保罗·科埃略是拉丁美州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道理很简单：他笔触生动，与人分享着广阔的精神境界。

——*戴维·克雷默　美国《男人杂志》*

保罗·科埃略的特点是目光敏锐，持久，热衷于描写人们不能去触动的现实。

——*H·帕斯卡尔　墨西哥《时代》周刊*

写作富于哲理的故事需要智慧，而保罗·科埃略则在这方面富于才能。

——*B·P·莱布多　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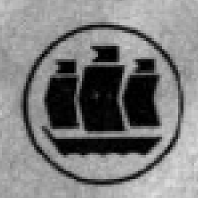
ISBN7-5327-2466-2/I·1444
定　　价：12.00元

MARGEM DO
RIO PIEDRA
EU SENTEI E CHOREI

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

〔巴西〕保罗 科埃略 著 周汉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巴西)科埃略(Coelho, P.)著;周汉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0
ISBN 7-5327-2466-2

I.我… II.①科…②周… III.散文-作品集-巴西-现代 IV.I77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7437号

Paulo Coelho
NA MARGEM DO
RIO PIEDRA
EU SENTEI E CHOREI

本书根据Editora Rocco Ltda. Rio de Janeiro, 1996年版译出

图字:09-2000-144号

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
〔巴西〕保罗·科埃略 著
周汉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24,000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7-5327-2466-2/I·1442
定价:12.00元

“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为是。”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五节

作　者　序

一位西班牙传教士造访一海岛时，遇上了三位阿兹特克的神父。

“你们怎么祈祷？”传教士问。

“我们只有一句祈祷文，”其中一位阿兹特克的神父回答说。“我们说：‘主啊，你是三位，我们也是三位。怜悯我们吧。’”

“精彩的祷词，”传教士说，“不过，这并不是真正让上帝听的祷告。我来教你们一句更好的。”

于是传教士就教了他们一句天主教的祷词，然后就又继续他的传教之路了。几年之后，他乘船回西班牙，再次路过这个海岛。在甲板上，他看到那三位神父正在海滩上，于是就向他们招手示意。

三位神父看到后就开始涉水朝他走过来。

“神父！神父！”快到船边时，他们其中一个叫道，“再教一下那句让上帝听的祷告吧，我们给忘了！”

“忘了没关系，”这传教士如此说道，因为他看到了奇迹。

接着，他请上帝宽恕，宽恕他以前不知上帝懂各种语言。

这个故事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的意图所在。我们极少察觉到我们身边的不凡之事。奇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上帝在指引我们道路,天使在恳请我们聆听他们。然而，我们因为只知道靠那些业已存在的成规法则才能找到上帝，而根本就没有去注意身边的事。我们不知上帝无处不在。

传统的宗教仪式常规不无它的重要性：它让我们与他人共享崇拜与祈祷的共有经验。但是绝不能忘记心灵经验尤为一种爱的实践经验。爱无法则。我们可以试着去遵循法则、去控制自己的内心、去遵循行为准则。然而，这一切都是愚蠢的。让心来做决定，心之所决就值去为。

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过这种经验。在某一时候，我们含泪说过“:我在为一份不值当的爱而受罪。”我们感到在受罪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付出的比得到的多。我们感到在受罪是因为我们的爱未被承认。我们感到在受罪是因为我们无法实施法则。

我们在盲目受罪：因为在爱之中蕴藏着我们生长的种子。我们爱得越多,我们就离心灵经验越近。那些真爱在心中燃烧的感悟之人,才能战胜一切世俗偏见。他们歌唱,他们欢笑,他们高声祈祷,他们婆娑起舞,他们分享圣徒保罗所说的“圣洁的疯狂”。他们是愉快的——因为有爱的人能够征服世界，不怕失去什么。真正的爱是一种全部付出的行为。

本书就是一本关于这种付出之重要性的书。皮拉尔和她的男友是虚构的人物,不过,他们是我们在寻找自己另一半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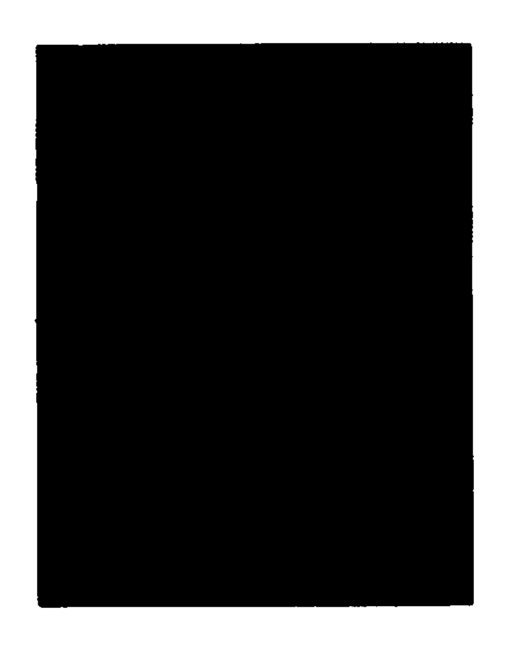
所遇各种冲突的缩影。我们终究要战胜心中的恐惧，因为只有通过日常中爱的体验，才能进入精神境界。

修士托马斯·默顿[1]曾说“：精神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爱。行行善事、帮助或保护他人，并不是爱。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只是在把他人当成简单的物品看待，自认为自己是慷慨明智之人。这根本与爱无关。爱是与他人心灵相通，在他人身上发现神的光辉。”

愿皮拉尔在彼德拉河畔流下的泪水引导我们走上这心灵相通的道路。

保罗·科埃略

① 托马斯·默顿(1915—1968)天主教修士、诗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天主教著作家之一



作者简介

保罗 · 科埃略，1947 年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当代拉丁美州最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之一。曾担任过编剧、导演、记者等职。1982 年自行出版了《地狱档案》。1986年探访了古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于次年创作出版了《朝圣》一书，随后又陆续出版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原著名《炼金术士》]（1988）、《篱头》（1990）、《主神的使女们》（1992）、《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1994）、《第五座山》（1996）、《光明斗士手册》（1997）和《韦罗妮卡决定去死》（1998）等作品。他的作品已被译成39 种语言，在 74 个国家发行，至 1998年7 月，共售出书 2100余万册，成为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一书的作者加西亚 · 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拉丁美州作家。为了表彰他的创作成就，法、意、美、澳等许多国家给他颁发了文学奖或骑士勋章。

本书主要描写了女主人公皮拉尔与其儿时的男友在分别了11年之久后重逢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动人爱情故事。作者以特定的一周时间内，通过女主人公的自述、与情人对话和内心独白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创作，手法新颖，文字优美，富有哲理。本书在巴西国内自 1994 年至 1996 年间已印了 71个版次之多在我国宝岛台湾仅从 1998年至 1999 年间就印了 10 余万册上海译文出版社是首次译介保罗 · 科埃略的作品

译者简介

周汉军，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葡语教研室副教授，通晓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后留校任教，至今已从事多年葡语教学及其教材的编写工作。1981年与1989年曾分别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及巴西米那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部进修。1993年至1995年受聘于澳门大学，任翻译专业主任、副教授。系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葡汉词典》的主要编纂者和统稿人。译有《圣遗物》、《葡文生成语法入门》等长篇小说、著作及文章。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stph.com.cn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陶雪华

彼德拉河畔

我席地而坐，潸然泪下。传说所有掉进这条河里的东西：树叶，昆虫，羽毛，都会变成石头积成河床。啊，但愿我能掏出我的心投进流水中，这样，我就再也没有了痛苦，没有了离愁，没有了回忆。

我坐在彼德拉[①]河畔哭泣。冬天里的寒冷让泪水冰凉地贴在脸上，这泪水滴入冰冷的河水中，顺流而下。这条河在某处与另一条河汇合，然后又与另一条汇合，直到——在远离我目光和心灵的地方——汇入大海。

愿我的泪水如此这般流向远方，让我的爱人永远不知有一天我曾为他而哭泣。愿我的泪水流向远方，由此我将忘却这彼德拉河、修道院、比利牛斯山脉上的教堂、浓雾，还有我们两人共同走过的道路。

我终将忘却我梦中的道路、山峰和田野，我的梦，不曾相识的梦。

我想起了我那神奇时刻，那时，一个“行”或者“不”就可以改变我们整个人生。这好像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然而，这



仅仅是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前，我和我的爱人重逢了，然而我又把他失去了。

在彼德拉河畔我提笔写下这段故事。我的手冻得冰凉，我的腿坐得发麻，因此我不时得停下笔来。

“得生活下去。回忆是上岁数人的事，”他曾说道。

也许爱情使我们提早衰老，而青春逝去时，又使我们变得年轻了。然而为何不回忆那些时刻呢？因此，我就提笔写起来，好让忧愁变为思念，让孤寂化为回忆。这是为了等我把这段情史讲给自己听后，把它抛入彼德拉河中。有位圣女说得好：水能泯灭火所写的东西。

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一样的。

①“彼德拉”在西班牙语中为“石头”之意。

我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像其他离开小城市的男孩子一样,他也走了。他说他要出去见见世面,他说他的梦想早已飞出了索里亚[1]这小小的城市。

他一走多年,杳无音信。后来偶尔能收到他的来信,仅此而已。他再也没有回过我俩童年一起走过的森林和道路。

中学毕业后我就搬到了萨拉戈萨[2],由此我发现他是对的。索里亚太小了,该城惟一知名的诗人曾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上了大学,还交了个男朋友。为了一份公开竞争的工作,我开始发奋学习。为了付学费我曾经做过售货员。工作最终也没得到,我和男朋友也分手了。

他的信开始多了起来,看到信封上不同国家的邮票,我心生嫉意。他比我大,周游世界,无所不知,他在生出双翅,而我却在试图生根。

突然间,他从法国某一地不断寄来的信中总谈起上帝。在其中一封里他说他想进神学院,终身从事神职工作。我回

信让他三思而行，请他在准备献身这么严肃的工作之前，再体验体验自由。

当我读了自己写的信后，我却把它给撕了：我是何人来谈论自由谈论献身？他懂这些，而我不知。

有一天我得知他在传教。我吃了一惊，因为像他这么大年龄，教点儿什么东西还太年轻了。然而，两个星期前，他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说是要去给在马德里的一个团体布道，并且非要我去不可。

我花了四个小时从萨拉戈萨赶往马德里，因为我想与他重逢。我想听他讲话。我想和他坐在酒吧里，回忆我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光，我们那时觉得世界很大很大。

①索里亚：西班牙一城市名。

② 萨拉戈萨：西班牙一城市名。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星期六

布道场比我想像的要正式得多，人来的也比我想像的要多。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

“ 谁会想到他会出名，’我心想。他在信中只字未透。我想和在场的人搭话，问问他们在那里干什么，然而我却没有勇气开口。

看见他走进来，我吃了一惊。他好像和当年大不一样了。当然啰，十一年的光景，人是会变的。他更帅了，两目炯炯有神。

“ 他在归还属于我们的东西， ” 我身边的一个女人说道。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怪。

“ 归还什么 ?’我问。

“ 归还从我们这儿偷走的东西。宗教。 ”

“ 不,他没有归还什么,’坐在我右边一个年轻点儿的女人说。“ 他们不可能归还一直属于我们的东西。 ”

“ 那你又在这儿干什么呢？ ” 第一个女人恼怒地反问道。

“ 我想听他布道，想知道他们怎么想，因为他们曾处以我

们火刑,如今,他们可能想故伎重演。”

“他只是一种孤独的声音,’那个女人说“他只是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

年轻的女人嘲讽地一笑，尔后转过身去，不说话了。

“就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而言,他很勇敢,’那个女人继续说道,她看着我,想寻求我的支持。

我对这方面的事一窍不通，因而也就一言不发，那个女人也只好作罢。我右边的年轻女人冲我眨了眨眼，好像我是她的同盟似的。

不过，我的沉默不语另有原因。我在想那个女人刚才说的话。

“神学院学生。”

不可能。他应该早告诉我。

他开始布道了。而我却无法集中思想“我应该穿得好一点，”我心中暗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绪如此不宁。他早已从人群中认出了我，而我则在推测他的想法：在他眼里我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和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区别何在呢？

他的声音未改，然而他的话语已非同昨日。

必须去冒险，他说。只有当我们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奇迹。

每天,上帝在赐予我们阳光的同时,还赐予我们一种有可能改变种种使我们处于不幸境地的时刻。而我们每天却装作不知道这一时刻,认为它并不存在,认为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也没什么区别。然而,如果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一神奇时刻。它可能在人们不经意中发生，比如早起将钥匙插入锁眼的那一刻,或是晚饭后的宁静时分里,总而言之，它隐藏在让我们看来千篇一律的种种日常琐事之中。这一时刻确实存在，在这一时刻，所有星球之力降临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创造奇迹。

幸福有时是一种上天的恩赐，但通常它来自于奋斗。神奇时刻帮助我们去改变现状，让我们去追寻梦想。在这之中我们会遭受痛苦,历经艰辛,面对种种失望,然而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这之后的将来,我们就会骄傲且自信地回首往事。

害怕冒险的人是很可悲的。也许他从不会感到失望或是幻灭，更不会遭受那些寻梦人所经历的痛苦。然而，当他回首往昔时——因为我们总在回顾过去——，他会听到一个来自心底的声音："当上帝赐予你神奇时刻时，你做了什么？当上帝赐予你才智时，你又做了什么？你把它们深埋起来了，因为你害怕失去它们。你必定虚度一生，这就是你的归宿。"

听到此话的人是很可悲的。因为当他真要去相信神奇时刻时，生活中的这一时刻已与他擦肩而过了。

布道结束后，人们把他围了起来。我在一旁等着他，心中七上八下的，不知多年后的今天他如何看待我。我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没有安全感，而且还因为不认识他的新朋友而萌生嫉意，更因为他更关注其他人而感到心情紧张。

他终于朝我走了过来。他脸红了，已不再是刚才那个侃侃而谈的人，而变回小时候和我一起躲在圣萨图里奥小教堂里跟我讲他周游世界梦想的那个男孩子。当时我们的父母都报警了，以为我们掉到河里淹死了。

“你好，皮拉尔，”他打招呼说。

我吻了他的脸。我原本可以夸他布道成功。我原本可以告诉他周遭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原本可以跟他聊聊儿时的趣事，而且告诉他，人们对他众星捧月一般，我感到很骄傲。

我原本可以告诉他我得赶返回萨拉戈萨的末班车。

“我原本可以。”我们从来不会弄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有本应发生而并未发生

的事情。而且还有那不为人们所察觉的神奇时刻。然而,突然间，命运之手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我原本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然而我当时的一句问话就让我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了这条河边，并让我写下了这些经历。

“我们可以去喝杯咖啡吗?"我问道。

而他，转向我，握住了这命运之手：

“我得和你好好谈谈。明天我在毕尔巴鄂[1]有个布道会。我有辆车,跟我一起去吧。”

“我得回萨拉戈萨,”我回答道。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摆脱这一命运的最后机会。

然而,我未加思索就答应他了,也许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童年，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是掌握命运的人。我说：

“无原罪始胎节[2]要到了。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毕尔巴鄂，然后再从那儿回萨拉戈萨。”

我正要问他读神学院的事，而他似乎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来了,对我说道：

“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有啊,”我力图婉转点儿。“你开讲之前,有个女听众说你在归还曾属于她的东西。”

“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我可是大事。我对你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对你有这么

①毕尔巴鄂：西班牙一地名。

②无原罪始胎节：天主教认为圣母马利亚在其母腹成胎以及耶稣在她腹中成胎时，因蒙受天恩而未沾染原罪。圣母无原罪始胎节为每年十二月八日。

多听众而感到惊讶。”

他笑了，然后转身准备回答其他人的问题。

“等等，”我抓住他的胳膊说道。“你还没回答我呢。”

“没什么你感兴趣的，皮拉尔。”

“我就是想知道。”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把我带到了大厅的一角。

“世上这三大宗教：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神父都是男性。男人负责教义，男人制定法律。”

“那么那个女人想说什么呢？那个女人所说的就是指这个吗？”

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

“我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观念。我相信上帝有女性的一面。”

我松了口气，那个女人搞错了。他不可能是神学院学生，因为神学院学生是没有这样的不同观念的。

“你解释得真好，”我说。

那个冲我眨过眼的女青年，站在门口等着我呢。

“我知道我们属于同一类人，”她说。“我叫布丽达。”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你当然知道，”她笑了。

她拉起我的胳膊，还没等我解释什么，就带我离开了那里。那天夜里不是很冷，我当时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早上这段时间里该做点儿什么。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问。

“到女神雕像那儿去，”她说。

“今晚我还得找间便宜的旅馆住下呢。”

“到时我帮你找。”

我想找个咖啡馆坐下来和她聊聊，好多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事。然而我又不想和她争执，于是就让她带着我沿卡斯特亚纳街走了起来。我一路观赏着马德里，上次来这儿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在路中间，她停了下来，指着天空说：

“她在那儿。”

抬眼望见光秃秃的树杈间挂着一轮皎洁的满月。

“太美了，”我赞叹道。

然而她并没听我说什么，她张开双臂，形成一个十字，掌心朝上，站在那儿观赏着明月。

“我这是怎么回事呀，”我暗自思忖“我跑到这儿来参加这么一个会，现在又和这个疯女人在这儿逛大街，明天还要去毕尔巴鄂。”

“噢，大地女神之镜呀，”她闭着双眼说道“你给我们以力量，让男人了解我们。你在空中生长、发光、逝去、再生，向我们展示着种子与果实的循环往复。”

她双臂伸向夜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路上的行人都笑她这副模样，但她却毫不在意，而我站在她身边，则感到羞臊难当。

“我必须这样做，”她在向月亮长久地顶礼膜拜后说道。“这是为了请女神保佑我们。”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和你朋友说的是一码事，只不过是实话实说了而已。”

我现在真后悔当时没认真听他布道。不过，当时我也听不大明白。

“我们知道上帝那女性的一面，”当我们又开始朝前走时，她说道“身为女人，我们理解和热爱圣母。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却在遭受迫害、被处火刑，我们在付出，但我们挺过来了。而今我们也就明白了她的神奥。”

火刑。女巫。

我仔细看了看身边的这个女人。她挺漂亮，一头齐腰的

棕红色长发。

“当男人出外狩猎时,我们就呆在洞穴中,犹如呆在圣母的子宫里,养护着我们的孩子,”她说道。“这正是圣母所教给我们的。

“男人生活在运动中,而我们则在圣母的子宫里。这使我们明白了种子是如何变成植物的，并把这些告诉了男人。我们做出了第一块面包，我们喂养了他们。我们制出了第一只杯子，让他们得以用来喝水。我们知道生育的循环，因为我们的体内重复着月亮的节律。”

她突然停住了脚步：

“她在那儿!”

我张望了一下。只见在一个四周车来车往的广场中心，有一座喷泉。喷泉中央是一座雕像，一座狮子拉车的雕像，车上坐着一个女人。

“这就是西贝莱广场,”我说。我是想表现我熟悉马德里。这之前我已不知在多少张明信片上见过这座雕像了。

不过，她并没有听我说。她站在路中间，打算穿过车流。

“我们到那儿去!”她在车流中招手冲我喊道。

我决定跟上她，只想让她帮我找一家旅店。这疯子让我累得够戗，而我需要的只是睡上一觉。

我们几乎是同时来到了那喷泉边上 我的心怦怦直跳,而她嘴角上却挂着笑容。

“水!”她说道。“水正是她的化身!”

“拜托了,告诉我哪儿有便宜旅馆吧。”

她把手伸进了喷泉里。

“你也来,”她冲我说。“来摸摸这水。”

“我不摸。我也不想打扰你。我去找旅馆。”

“再等一会儿。”

她从包里取出一只笛子吹了起来。这笛声似乎有一种催眠的功效：嘈杂的车声渐渐远去，我的心也静了下来。于是我坐在了喷泉旁，举头望着空中高挂的圆月，倾听起这水与笛的合鸣。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似乎觉得月亮或多或少折射出我女性的特性。

我也不知她吹了多久。后来，她停了下来，转向喷泉。

“西贝莱，”她说。“你是圣母的一种化身。你主宰着收获，维系着城市，将修女的角色还与女性。”

“你是谁？”我问道。“为什么让我陪着你？”

她转向我：

“你认为我是谁就是谁。我是大地宗教的一部分。”

“你到底想要我怎样？”我固执地问。

“我能看穿你的眼，读透你的心。你将坠入情网。你将受到磨难。”

“我？”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看见了他看你的眼神。他爱你。”

这个女人真的疯了。

“这就是我要你跟我走的原因，”她接着说。“因为他很重要。尽管他说些蠢话，但至少他承认圣母。别让他迷失了方向。帮他一把。”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只是瞎猜乱想罢了，”我说完就转身走进了车流中，心中发誓再不去想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星期日

我们停下车，打算去喝杯咖啡。

“ 生活教给你很多东西， ” 我试图把谈话继续下去。

“ 生活告诉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改变， ” 他回答道。“ 即使有时看似不可能。”

说完这之后，他就不想再谈了。到路边这间咖啡馆之前的两个小时路程中，我们几乎就没怎么说话。

起初,我试着提提我们儿时的事情,而他只是出于礼貌应付一下而已，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怎么听我说，时不时问一些我已经说过的事。

不知是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也许是时间和距离使他远离了我的世界。“ 他总说什么神奇时刻，”我心想。“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谁又能说什么呢 ?”他有他的世界,而索里亚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一个停留在时光长河中的小城 市，儿时的伙伴仍然是孩童，老人依旧活着，依旧做着二十九年前做着的事情。

我开始后悔跟他来。所以，喝咖啡时，当他又转移话题时，我决定不再继续谈什么了。

到毕尔巴鄂之前的最后两小时路程，真是一种折磨。他只看路开车，我则眼望窗外，两人都没有掩饰各自的不愉快。这租来的车里也没有收音机，因此，惟一可做的就是忍受这难言的缄默。

“咱们问问汽车站在哪儿，”当车子出了高速公路后，我便说道：“有一趟去萨拉戈萨的专线车。”

这时正是午睡时分，路上没什么行人。我们遇见一位男士，后来又碰到一对夫妇，而他都没停下车去打听打听。

“你知道车站在哪儿吗？”过了一会儿我不禁问他。

“什么在哪儿？”

他还是没听我说什么。

突然间，我明白我们之间的缄默是怎么回事了。他和一个从未见过什么世面的女人有什么可谈的呢？跟一个害怕与外人接触、只想有份安稳工作、像常人一样结婚成家的人坐在一起，对他来说有什么意思呢？而我——可怜的我呀——总在谈起儿时的朋友，回忆起那小小城镇的陈年旧事。这就是我惟一的话题。

“你让我在这儿下车好了，”当到了似乎是市中心的地方时，我对他说道。我试图表现得自然点儿，然而我心中却感到自己很蠢，很幼稚，让人讨厌。

他并没有停车。

“我得去搭回萨拉戈萨的车，’我坚持让他停下来。

“我从没来过这儿。我不知道我的旅馆在哪儿，我不知道会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车站在哪儿。”

“我自己去找，你用不着担心。”

他放慢了车速，但并没停下来。

“我希望……’他欲言又止。

然后他几次想说什么又都没说出来。我猜想着他想说什么：感谢我陪他走了这一趟，替他问候老朋友，而且这样也能缓和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局面。

“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参加今晚的演讲，”他终于说出来了。

我着实吃了一惊。他是不是想再争取点时间来弥补我们这一路上缄默不语的不愉快。

“我真希望你跟我一起去，’他又说了一遍。

或许我是一个内地的女孩，生活中无大事可言，更没有都市妇女的光彩。然而，内地的生活虽说不可能让女人有多优雅或有多高的修养，但能让人学会倾听心声，领会直觉。

在吃惊之余，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诚恳的。

我松了一口气。我当然不想去听任何演讲，但至少我心爱的朋友似乎又回来了，要我和他一起去闯荡，分担他的恐惧，分享他的胜利。

“谢谢你的邀请，’我说。“不过，我没钱住旅馆，而且我还要回去上课。”

“我这儿有点儿钱。你可以住在我的房间里，我们要两张

分开的床不就行了嘛。”

我注意到他开始冒汗了，虽说当时天气挺冷。我心中不知为什么警觉起来。刚刚愉快起来的心情变得迷茫不堪了。

他突然间停下了车，双眼直视着我。

当人们双目相对时，无人还能说谎，无人还能隐藏什么。

再不敏感的女人也能读懂深陷情网男人的眼神。哪怕是他的做法再不合情理，哪怕是他的情感表达多么不合时宜。我立刻回想起了那个棕红头发女人在喷泉边上说的话。

这不可能。但这是真的。

我从不曾想过，这么多年之后，他还记得往事。小时候我们耳鬓厮磨，一起生活，一起玩耍，手拉着手成长。倘若说一个小孩子能够真正理解爱的含义的话，可以这么说，我当时爱上了他。然而，那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那是另一段人生，那时是纯真无邪，敞开的心扉迎接着世间美好的生活。

而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责任感。儿时终归不是现在。

我再度凝视他的眼。我不想或者说我无法相信眼前的事。

“我还有这场演讲，完后就到无原罪始胎节了。我得到山里去，”他接着说，“我得让你见见一些事情。”

这个总谈论神奇时刻杰出的男人，现在就在我的面前，而他的举止要多错误就有多错误。他的行动太快，而且心中没有准头，尽提一些混乱无章法的建议。看到他这样我真感到难受。

我打开车门，下车后靠在了车上。我放眼望着几近冷清

的大街。我点燃一支香烟，试着不去想什么。我可以试着掩饰内心，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可以试着让自己相信这的确是一个男人向自己童年女友提出的建议而已。也许是他长途旅行劳累了，脑子开始糊涂了。

也许是我把事情想复杂了。

他从车里跳了出来，走到我的身旁。

“我希望你今晚跟我一块去演讲，”他再次提出来。“不过，如果你不能去，我也能理解。”

看到了吧。世界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原点。事情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他已不再坚持，已打算让我走了。恋爱中的男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感到自己很傻，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是的，我可以至少再多呆上一天的。我们可以在一起吃顿晚饭，还可以喝点儿酒小醉一番——这都是我们儿时不曾做过的事。这会是能让我忘却刚才还浮动在我脑中的蠢念头的好机会，也会是让我们消除从马德里一路过来不愉快心情的好机会。

当然，多呆一天也没什么不同，但至少我可以有多些东西讲给我的女友们听了。

“分开的两张床，”我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那晚饭你请客，因为我至今还是个学生。我没钱。”

我们把行李放到旅馆房间后，就步行前往开会地点。由于时间还早，我们就进了一家咖啡馆。

“我想给你一样东西，”他说着就递给我一个红色小包。

我当时就打开来看了。里面是一枚生了锈的旧纪念章

——纪念章的一面是圣母像，另一面是耶稣圣心。

“这是你的，”他看到我一脸惊讶后说道。

我的内心又响起了警钟。

“有一天，就像现在这样一个秋日里，我们当时大概有十岁吧。我和你坐在有一棵大栎树的广场上。

“我当时想对你说句话，这句话在之前我已经演练了好几个星期。我刚要开口，你就对我说你在圣萨图里奥小教堂那儿丢了一枚纪念章，你让我帮你找回来。”

我想起来了。啊，天哪，我想起来了。

“我找到了。而当我回到广场时，已经没有勇气说出那句演练了无数次的话了，”他继续说道。

“于是我暗下决心，只有当我能说出那天想说的话后，我才把这枚纪念章交给你。这一晃就快二十年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试图忘掉这件事，然而这句话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能总这样生活着。”

他放下咖啡，点着一支烟，然后就长时间地望着天花板。后来，他转向了我。

“这句话很简单，”他说。

“我爱你。”



他说，有时候我们被一种忧伤的情绪所困扰而不能自拔。我们发觉那一天的神奇时刻已经过去，而我们却一事无成。于是，生活掩藏起它的神奇与美妙。

我们曾经年少,我们应该倾听自己儿时的声音,这心底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个孩子理解神奇时刻。我们可以抑制他的哭声，但无法让他不语。

儿时的自己仍旧在那里。孩童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如果我们不去重生，如果我们不去用儿时的纯真和热情重新看待生命,那么,活着也就无意义可言了。

有很多方法去自杀寻死。那些毁灭自己肉体的人触犯了天律。那些企图扼杀自己灵魂的人同样是触犯了天律，尽管他们的罪行并不显而易见。

我们应该去倾听我们一直保留在心底的那个孩子的声音。我们不要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羞涩。我们不要惊吓了他，因为他孤身一人，而且几乎无人倾听过他的声音。

我们让他来主宰我们的生存。这个孩子知道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们要让他重新感到被爱。我们要让他高兴，尽管这意味着我们要以不习惯的方式行事，或者说在他人看来似乎愚笨。

请记住，人类的智慧在上帝看来就是一种疯狂。假如我们倾听自己灵魂深处这个孩子的声音，我们的眼睛就会重放光芒。假如我们没有失去与这个孩子的接触，我们也就不会失去与生活的接触。

我周围的颜色开始变得愈发鲜亮：我觉得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我往桌上放杯子的响动也越来越大。

我们这十来个人是一出会场就直接去吃的晚饭。大家七嘴八舌争着说话,而我只是微笑着,我微笑是因为这个晚上与众不同。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个没有事先计划的夜晚。

真叫人心旷神怡！

当我决定去马德里时，我的情感和言行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我现在来到了这里,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城市，虽说这个城市离我出生的城市不到三小时路程。我坐在这张餐桌前,桌上我只认识一个人——而大家都与我交谈，好像我们是多年前就认识的老熟人。而更令我惊奇的是我居然能和他们交谈,一起喝酒,一起欢闹。

我在这里，是因为突然间，生活让我重新回到了生活之中。罪过感、恐惧或羞涩都荡然无存。当我越是接近他,越是聆听他,就越是确信他是对的 有时真需要冒冒险,做出一些疯狂之举。

“我日复一日地面对着书本,付出超人的努力,成为学习的奴隶,”我心想“:我为什么要去谋这份职呢?它能让我活得更像个人或者说更像个女人吗?”

不可能。我可不是生来就得坐在办公桌前帮助那些法官们处理文件的人。

“我不能这样考虑自己的人生。这星期我得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也许是酒的缘故。但总而言之,不劳动者不得食。

“这是一个梦。会结束的。”

然而,我能让这个梦做多久呢?我头一次想在往后的几天里陪他进山。总而言之,一个星期的长假开始了。

“你是谁?”同桌的一个漂亮女人问我。

“我是他儿时的女友,”我回答她。

“他小时候就已经能做这些事了吗?”她又问道。

“什么事呀?”

桌上的谈话声似乎小了下来,并且停住了。

“你知道的,”这个女人继续说道“:那些奇迹呀。”

“他从来就口才不错,”我应答着,也没搞明白她在说什么。

大家都笑了,包括他在内。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而笑。不过,由于喝了酒的缘故,我身心舒畅自在,无须事事谨慎。

我顿了顿,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又说了一个什么事,转眼就忘了。这之后我心中又开始盘算起假期来了。

在这儿真好,能认识新人。大家都不失幽默地讨论着一些严肃的话题,我也有一种参与社会的感觉。至少在这个晚上我不再是一个守着电视和报纸了解世界的女人了。

等我回到萨拉戈萨时，会有很多故事可讲了。如果我接受邀请与他共度无原罪始胎节，那么这整整一年里我都将有许多新的回忆。

“他对我谈论索里亚小城的话题不感兴趣,他是有道理的呀,”我心中暗想。我为自己而悲哀 这么多年了,我的记忆里还是那些陈年往事。

“再来点儿酒吧,”一个满头白发的先生说着就为我斟满了酒杯。

又是一杯下肚。我坐在那里,心想假如不是这次,将来我还有什么东西讲给自己的子孙听呢。

“我跟你说啊,”他悄声对我讲。“咱们到法国去。”

酒让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只有搞清楚一件事,”我回答道。

“什么事?”

“演讲前你在咖啡馆里说的事。”

“纪念章?”

“不是,”我望着他的眼睛说道,同时尽力显得有板有眼。“你说的那句话。”

“咱们回头再谈,”他想转移话题。

他说他爱我。我们没来得及深谈，但我可以让他相信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希望我跟你一起去旅行,那你得听我说,”我说道。

“我不想在这儿谈。我们现在不是玩儿得很开心吗。”

“你很早就离开了索里亚,”我继续说。“我只是你与故乡连接的纽带。我让你有根的感觉，这使你有了继续向前走的

力量。

“不过,仅此而已。不可能有任何爱情可言。”

他一句话不说听着我讲。这时有人想听听他对一个什么问题的看法，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中断了。

“至少我表达了我的看法,’我心里想。除了在神话故事里，他那种爱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爱必须是可能实现的。即使不能马上有结果,但不管等待多久,有希望赢得自己的爱人,爱才能存在。

其余的都是幻想罢了。

他似乎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在桌子另一边冲我举起杯子说道：

“为爱情干杯!”

我看他也有点儿醉了。于是我也就不失时机地说：

“为明白某些爱不过是些稚气行为的聪明人干杯。”

“聪明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在爱,愚蠢人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他认为他能明白什么叫爱,’他应答道。

同桌的人听到这番话后，转眼间就都热烈地讨论起爱情来了。大家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这酒自然也就越喝越多了。最后，有人说时候不早了，餐馆老板要关门了。

“我们有五天假呢,’另一桌上一个人喊道“如果说老板要关门,那是因为你们的话题太严肃了点儿!”

大家都笑了，除了我。

“那在哪儿我们可以谈论严肃的事呢?他问那另一桌上喝醉的人。

“在教堂!’那喝醉的人说。这回是引来哄堂大笑。

他站了起来。我以为他要去打架，因为我们都像是回到了青少年时代，而青少年的夜晚就是打架，还有亲吻，抚摸隐私部位，震耳的音乐和飙车。

他并没去打架，而是拉起我的手，朝门口走去。

“咱们还是走吧，”他说。“时候不早了。”

毕尔巴鄂在下雨，到处都在下雨。恋爱中的人必须知道迷失自己并找回自己。他倒能二者兼顾。他很愉快，在回旅馆的路上，他唱道：

发明爱情的人是疯子

尽管我感到酒劲还没过去，眼前好像还是一片刺眼的色彩，但我觉得慢慢平静下来了。我必须控制好局面，因为这几天我想去旅行。

这应该不难，因为我现在还未坠入情网。谁有能力征服自己的心，谁就能征服世界。

凭借诗与长号
向你敞开心扉。歌中唱道。

“ 希望别控制自己的心，’我心想。如果我能交出我的心

过不了周末，落在我脸上的雨水将会是另一番滋味。如果爱是容易的,我会和他拥抱,而他歌中所唱的就会是我们的故事了。如果假期结束之后不必再回萨拉戈萨，我倒希望长浸醉乡,自由自在地亲吻他、抚摸他，说着情人之间所说的话、听着情人之间所听的话。

但是,不,我不能。

我不想。

让我们乘风飞翔,我亲爱的人。歌中唱道。是的,让我们去飞翔吧。但我是有条件的。

他还不知道我心中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为什么我要冒这个险呢?因为此时的我已经醉了,已经厌倦了自己一成不变的日子。

然而,这种厌倦感就要消失。然后,我就会想立即返回萨拉戈萨了,那是我选择来生活的城市。我的学业在等着我,要争的工作在等着我。我需要去寻找的未来丈夫在等着我，当然这是不会太难找的。

子孙成群、有钱花、有年假，平静安逸的生活在等着我。我不知道他惧怕什么，但我知道我怕什么。我不需要再去经受什么其他的担惊受怕了，原有的已经够我受的了。

我不可能，永远不可能爱上像他这样一个人。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我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了解他的脆弱，了解他的恐惧。我无法像别人那样崇拜他。

我知道,爱情如同水坝:一旦让它有了哪怕只是一丝丝裂缝，无缝不入的水就会慢慢地毁坏堤坝，到时大坝就会溃决，势不可挡。

如果堤坝崩溃,那就让爱来收拾一切吧:已经不在意什么

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无所谓是否能让所爱的人与自己在一起—— 爱就是失控。

不,我不能让裂缝出现,哪怕是再细的裂缝。

“请等一等!”

他立刻就停止了歌声。身后潮湿的地上回响着急促的脚步声。

“走呀,”他拉起了我的胳膊说道。

“请等一等!”一个男人喊道“我有话跟你说。”

然而,他走得更快了。

“不是在喊我们,”他说“我们回旅馆去。”

是在喊我们，因为眼下街上除了我们没别人。我的心怦怦直跳，酒也醒了。我想起毕尔巴鄂是在巴斯克地区，这儿是恐怖分子出没的地方。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走呀,”说着他更加快了脚步。

但是已经迟了。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插进我俩之间。

“等等,请等等!”这人说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我吓得够戗,四下张望想找个地方逃,盼望着有辆警车奇迹般地出现。我本能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但是,他推开了我的手。

“等等!”那个男人说道“我得知你在城里。我需要你的帮助。是为了我的儿子。”

那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而且还跪在了地上。

“帮帮忙!”那人说道“求求你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垂下了头,并且闭上了眼睛。有好一会儿，他一声不吭，周围是一片寂静，听到的只有雨声和那个跪着的男人的哭泣声。

“皮拉尔,你自己先回旅馆吧,”最后他开口说道“你先去睡吧。我明早才能回来。”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一

爱情充满陷阱。当它想表露时,只显现它的光,却不让人看见它的影。

“看看我们周围的大地,”他说。“让我们躺在地上,感受一下地球心脏的跳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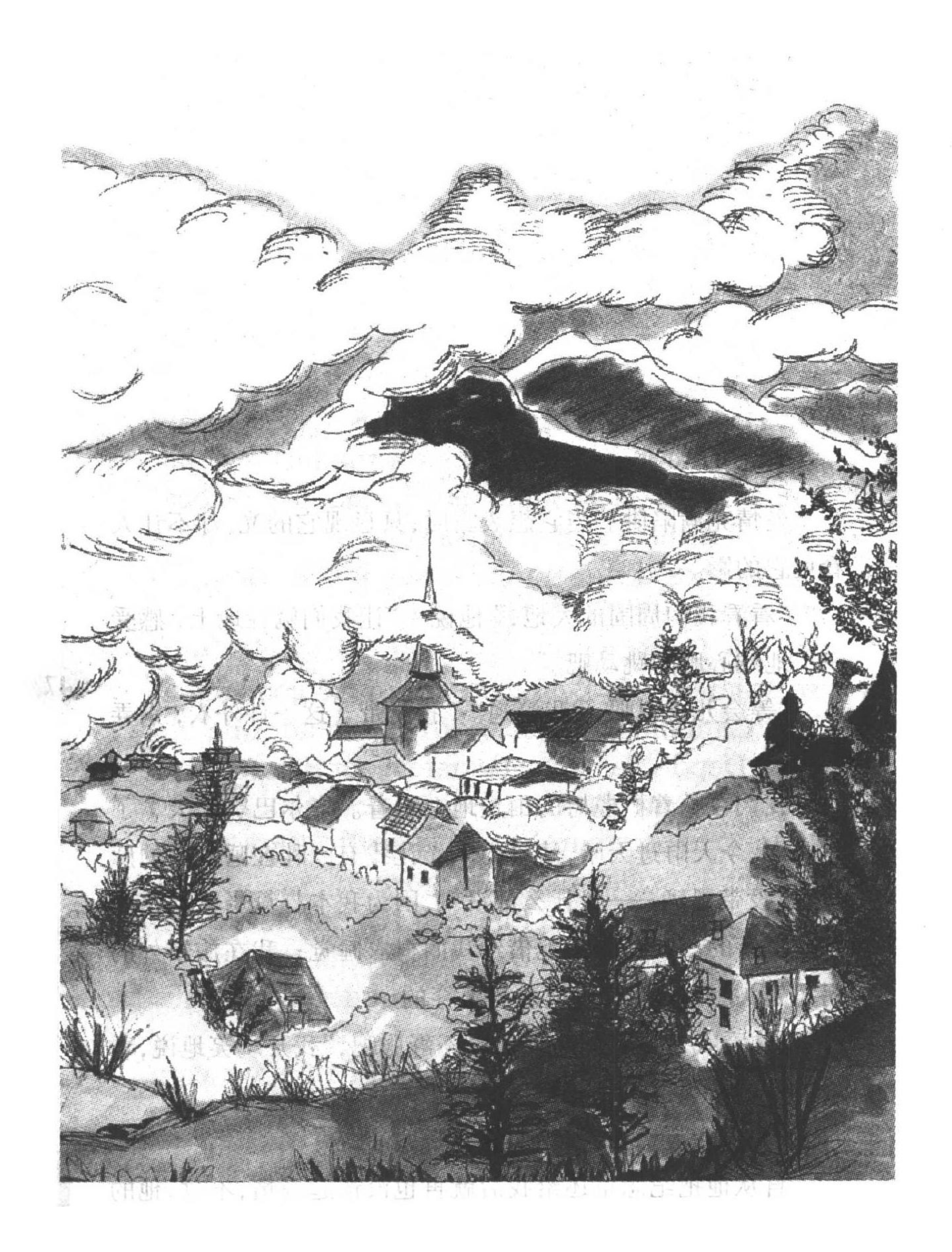
“等会儿再说吧,”我答道。“我就带了这一件外衣,别弄脏了。”

我们在长着橄榄树的山丘地上走着。毕尔巴鄂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雨过天晴，清早的阳光让我有一种在睡梦中的感觉。我没带墨镜——我什么都没带，因为我本打算当天就返回萨拉戈萨的。我还得穿他借给我的衬衣睡觉；我在旅馆外的拐角处买了件T恤,好换洗身上穿的。

“你看我老穿着同一件衣服不舒服吧,”我开玩笑地说,看看能不能从琐事上见实情。

“我感到很幸福,因为你在我身边。”

自从他把纪念章还给我后就再也没谈起爱情,不过,他的心情不错，而且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他现在走在我身旁，同



样沉浸在清晨的明媚阳光中。

“你去那儿要做什么？”我指着地平线上的比利牛斯山脉问道。

“山那边就是法国，”他笑着回答说。

“我学过地理。我只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

他有一会儿没说话，只是笑。

“为了让你看一所房子。没准儿你会对它感兴趣。”

“如果你想当房地产中间人，那就算了吧。我没钱。”

对于我来说，不论是去纳瓦拉[①]的村镇，还是去法国，都无所谓。我就是不想在萨拉戈萨度假期。

“看到没有？”我在扪心自问。“你是很高兴接受了这次邀请的。你变了，而你只是没感觉罢了。”

没有，我没变。我只是让自己放松一下。

“看看地上的石头。”

石头是圆的，没有棱角，像海中的砾石。而纳瓦拉的田野从未被海水冲刷过。

“它们是被无数双劳动者、朝圣者和冒险家的脚踩成了这般模样的，”他说道。“它们变样了，那些旅游的人们也变了。”

“是旅游让你明白了这些吗？”

“不是。是启示的奇迹教会了我这些。”

我听不懂了。我也不想细问。我现在正沐浴着阳光，正沉浸在绿野清山的美景之中。

“我们现在是去哪儿？”我问。

“哪儿也不去。我们在尽情享受清晨、阳光和美景。还有

①纳瓦拉：西班牙一省名。

很长的车程在等着我们呢。”

他迟疑了一会儿后问我：

“你收好纪念章了吗？”

“收好了。”我说完就加快了步伐。我不想谈及此事。这可能会破坏此时愉快的心情和清晨中这份潇洒自在。

前面出现了一个村镇。如中世纪的城镇一样，它建造在山顶上，远远的我能望见教堂的尖塔和一座城堡的废墟。

“我们去那儿，”我提出请求。

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途中见有一座小教堂，我想进去。我不会做什么祈祷了，但教堂里的宁静总会让我心情平和。

“不要自责有什么过错，”我心说，“如果他陷入情网，那是他的问题。”

他问起过纪念章的事。我知道他想重提咖啡馆里的话题。同时，他也害怕听到不愿听到的话——因为他没再多问，没再提起此事。

可能他真的爱我。不过，我们可以把这爱情变成其他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真可笑，”我心说，“没有比爱情更深的事情了。在童话故事里，公主吻了青蛙，青蛙就变成了公子。在现实生活中，公主吻了公子，公子就变成了青蛙。”

走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小教堂前。有个老人坐在台阶上。

这是我们今天一路走来碰到的第一个人。因为这时已是秋末时节,田野再次归属上帝,让他降福大地,使土地肥沃,让人们用汗水换回维持生计的收获。

“早上好。”他向那老人打招呼。

“早上好。”

“那个村镇叫什么名字?”

“圣马丁·德·温克斯。”

“温克斯?”我说。“怎么听起来像地神的名字。”

那老人没听出来我是在开玩笑。我讨了个没趣儿，就径直走到了教堂门前。

“不能进去,”老人说。“中午不开门。如果你愿意,下午四点再来吧。”

门是开着的。我看得见里面——尽管外面的阳光强，使得里面看不太清楚。

“就进去一会儿,说一句祈祷词就完事。”

“很抱歉,已经关门了。”

他听着我和这老人的对话，什么也没说。

“好吧,咱们走吧,”我说“争也没用。”

他仍旧是看着我，眼神茫然冷漠。

“你不想看看教堂了吗?”他问。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的态度。他一定是认为我软弱怯懦，无力争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无需一吻，公主变成了青蛙。

“想想昨天吧，”我说。“你在酒吧里中断了我们的谈话，原因就是你不想谈了。眼下我做的和你也没什么区别，而你却责备我。”

那个老人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说话。他也许很高兴，因为在他这儿总算有点儿热闹了，因为他这地方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日子千篇一律。

“教堂门是开着的,”他冲老人说“如果你要钱,我们可以给你点儿。她就是想进去看看。”

“开放时间已经过了。”

“那么好吧。反正我们要进去。”

他拉起我的胳膊就往里走。

我的心怦怦直跳。那老人一定会不干的，会去叫警察的，那我们的旅行也就泡汤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要看看教堂,”这就是他的回答。

然而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看清教堂里面有什么；那争执，还有我的态度，让几近完美的早上变了味儿。

我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我总想着那个老人会去叫警察

来。到时会把我们当成硬闯教堂的坏人或是小偷抓起来，因为我们违法了，做了禁做的事。那老人说了已经关门了，开放时间已经过了。他是个可怜的老人，无力阻止我们，而警察可就不同了，不会对我们客气的，因为我们对老人不恭。

我在里面呆了一会儿，力图表现得随意自然。而实际上我的心一直跳个不停，甚至都生怕他听出来。

“ 咱们走吧，’当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就对他说道。

“ 你别怕，皮拉尔。你别‘ 与人作戏 ’了。”

我不希望我和这老人之间的事变成是和他之间的事。我得保持平静。

“ 我不知道这‘ 与人作戏 ’是什么意思，’我说。

“ 生活中有些人总在与他人争斗，与自己争斗，与生活争斗。于是，他们的脑海里就开始酝酿一出戏，而剧情总是以他们的沮丧失望为主线。 ”

“ 我认识许多这样的人。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

“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光靠自己还演不了这戏， ” 他继续说。“ 于是他们就开始请其他演员加盟。

“ 这就是外头那家伙所做的。他有气要撒，就找到了我们头上。如果他说不许进我们就不进，那我们现在必定会后悔，我们失败了。也就是说我们认可参与了他不幸且沮丧的人生之戏。

“ 这个人是以主动进攻的面目出现，所以很容易避免与他作戏。然而有些人却是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并‘ 邀请 ’我们参加，他们抱怨生活中的不公正，请求我们同意他们的看法，请我们给些建议，请我们加入进来。 ”

他凝视着我。

“ 当心， ” 他说。“ 谁要是参与这种游戏，向来是必输无疑。 ”

他说的有道理。不过，尽管如此，我呆在教堂里还是有些不自在。

“ 我已祷告完了。我已经做了我想做的事。咱们出去吧。 ”

我们出了教堂。教堂里的幽暗与这外面的强光对比，让我一时看不见东西。等我眼睛适应之后，发现那个老人已不见了。

“ 我们去吃午饭吧，’他说着，径直朝那村镇走去。

午餐时我喝了两杯葡萄酒。平生我从未这般模样。我快变成酒鬼了。

“太夸张了。”

他在和侍者聊天。他发现这一带有些罗马时代的遗迹。我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然而我却掩饰不住自己的坏心情。

公主变成了青蛙。这又有什么呢？如果说我没在寻找什么,没在寻找男人,没在寻找爱情,我有必要向谁证明什么吗？

“我早已知道,”我心想“我知道他要让我的世界失去平衡。我的理智已告诫我—— 而我的心却不想听劝。”

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一点点东西，是我付出很大代价才获得的。我舍弃了多少我想要的东西，舍弃了多少条可供我选择的道路呀。为了一个更大的梦想 —— 心灵的和平,我牺牲了自己许许多多的梦想。我不想舍弃这一和平。

“你有点儿紧张,”他中断了和那个侍者的谈话,对我说道。

“是有点儿。我想那个老人是去叫警察了。我想这是个小

村镇，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哪儿的。我想你非要在这儿吃午饭不可,搞不好我们的假期会砸了。”

他转动着手中的矿泉水杯子。他肯定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而实际上是我感到羞愧了。为什么我们做这种事？为什么我们只顾眼中有沙，就不去看一看山峦、田野和橄榄树了？

“听我说,不会出什么事的,”他说,“那个老人早就回家了，早把这事给忘了。相信我好了。”

“我才不是为这事紧张呢,傻瓜,”我心说。

“听一听你的心声吧,”他继续说。

“正是如此,我正在听呢,”我说,“我想出去,在这儿我感觉不自在。”

“白天不要再喝酒了。没用。”

到此时，我还是能控制自己的。现在该是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的时候了。

“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我说,“你认为你知道神奇时刻，知道内心的童年。而我并不知道现在你在我身旁做什么。”

他笑了。

“我钦佩你,”他说,“而且我也钦佩你与自己内心的抗争。”

“什么抗争？”

“没什么,”他说。

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你别搞错了,”我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谈谈这事。你误会了我的情感。”

他停止转动杯子，望着我说：

“我没搞错。我知道你并不爱我。”

这话让我更加迷茫了。

“不过,我会去争取的,”他继续说道。“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为之而奋争到底的。”

他的话让我无言以答。

“你就值得我这样去做,”他说。

我移开了目光，装出像是对餐厅的装饰感兴趣的样子。我先前还感到自己是只青蛙，而现在变成了公主。

“我想相信你的话,”我眼睛看着一幅表现渔民和渔船的画，心中暗自想着。这不会改变什么的，但至少我不会再去感到自己如此软弱,这么无用了。”

“原谅我的冒昧,”我说。

他微笑不语。他叫来了侍者，付了账。

回来的路上,我更加迷茫了。也许是因为阳光的缘故,但是不会的，现在是秋天，太阳不那么晒人；也许是因为那个老人,然而,我早已把他给忘了。

也许是因为那些对我来讲都是新的事物。新鞋子穿起来是不舒服的。生活也是如此：生活总让我们意想不到，迫使我们走向未知——即使我们不想我们不需要。

我试着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风景上，但是怎么也没心思去观赏那橄榄树丛、山上的小村镇，还有门口曾有个老人的小教堂。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我想起了自己昨天的醉态，也想起了他唱的那首歌：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傍晚，让人难以言表……

我何所知？

你看到,我出了你家,走在阿雷纳莱斯街上……

我们现在是在毕尔巴鄂，他怎么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儿去了?什么街?阿雷纳莱斯?他在想什么呢？

“你昨天唱的是什么歌?”我问他。

“疯人之歌,”他说。“你为什么今天才问?”

“没什么,”我说。

其实当然是有原因的。我知道他唱的这歌是个陷阱。他让我记住了歌词——就像我得记住功课以便考试一样。他本可以唱一首我所熟悉的歌，我所听过多少遍的歌，然而他却选了一首我从未听过的。

这是个陷阱。他这么一唱，等将来我听收音机或是听唱片时,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想起毕尔巴鄂,想起那段我生命的秋天变成春天的时光。我就会想起那激情，那冒险，那油然而生的儿时情怀。

他想到了这一切。他很聪明、老到、有活力，而且还知道如何去追求自己所爱的女人。

“我是疯了,”我心想。我觉得我成了酒鬼,因为我这两天连着喝酒。我觉得他计谋多端。我觉得他用他的甜言蜜语掌握了我。

“我钦佩你与自己内心的抗争，”他在餐厅里曾这么说。

但是，他搞错了。因为我早已和自己内心抗争过并战胜它了。我不会明知不可能爱而去爱。

我知道自己的最后防线，也知道自己有多少承受能力。

“你说点儿什么吧，”在我们返回车上时，我请求他。

“说什么？”

“什么都行。跟我说点儿什么。”

于是他就开始给我讲圣母马利亚在法蒂玛显灵的故事。我不知他是怎么提起这个话题的——不过，三个牧人与圣母对话的故事还是些许分开了我的注意力。

慢慢地我平静下来。没错，我清楚自己的最后防线，而且我知道控制自己。

我们晚上才到。雾很大，能见度很低。我当时只是隐隐约约看出有一个小广场，一盏路灯，几幢灯光昏暗的中世纪房子，还有一口井。

“看这大雾!”他兴奋地说。

我不明白他为何这样。

“我们现在是在圣萨万[①],”他又说道。

这地方叫什么对我来说无所谓。不过，我们到法国了，就这一点已经让我兴奋。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我问道。

“为了让你看看我想卖给你的那所房子,”他笑着说。“此外，我曾许诺无原罪始胎节这天回来。”

“在这儿?”

“这儿不远。”

他停下了车。我们下了车后，他牵起我的手，走进浓雾中。

“在我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这个地方进入了我的生活,”他

说。

“ 你也是这样啊，’我想。

“ 有一天，我在这儿迷了路。也不尽然 实际上，我又找到了路。 ”

“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说。

“ 就是在这儿，我明白了自己的生活中是多么需要你。 ”

我把目光移向了别处。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 这和你迷路有何相干？ ”

“ 我们先去找个房间，因为这小城仅有的两家旅店也只是在夏天才开呢。然后，我们再找家好餐厅吃晚饭，” 轻轻松松地，无须担心有警察来，无须急着跑回车里去。

“ 然后，酒一上头，我们就可以敞开了谈了。”

我们俩都笑了。我已松弛多了。这一路上，我反思了自己心里那些愚蠢的念头。当我们穿越分割西班牙与法国的山脉时，我祈求上帝安抚我紧张而又恐惧的心灵。

我已经对总想回到儿时的做法感到厌倦了，而又有多少我的女友都是这样做的呀，她们害怕不可能的爱情，而且根本不清楚何为“ 不可能的爱情 ”。如果我还是这样下去，我将会失去在这短短几天里和他在一起时他所能给予我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 当心，’我心想，“ 当心水坝出现裂缝。如果裂缝出现，那将势不可挡。 ”

“ 愿圣母从此保佑我们，’他说。

我没应声。

①圣萨万：法国一地名。

“为什么你不说‘阿门’?他问。

“因为我已觉得不怎么重要了。宗教曾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现在不是了。”

他转过身去，我们又开始往车那里走。

“不过,我还是会祈祷的,”我继续说“我们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时我还作祈祷来着。不过，那已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我也说不准我信不信。”

“为什么?”

“因为我曾感到痛苦，而上帝却听不见我的祈祷。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有多少次，我试着全身心地去爱，然而，我的爱总是以被践踏被背叛而告终。如果上帝就是爱，那他更应关心我的感情。”

“上帝就是爱。不过,最理解这一点的是圣母。”

我放声大笑起来。当我再看他时，发现他一脸严肃——他不是在开玩笑。

“圣母知道全身心付出的奥秘,”他说“而且,由于她爱过痛苦过，她把我们从痛苦中解救了出来。正如耶稣把我们从罪孽中解救了出来一般。”

“耶稣是上帝之子，而圣母只是一个有幸孕育了他的女人，”我说道。我觉得刚才笑得不合时宜，我想让他知道我是尊重他的信仰的。不过，各有所信各有所爱，无可争论，更何况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小城市。

他打开车门，拿出了我俩的行李包。我准备从他手里接过我的包时，他笑着说：

“让我来吧。”

“不知有多久没人这样对待我了,”我心里想。

我们敲了第一家民宅的门，开门的女人说不租房。第二家，没人开门。第三家，一个和气的小老头接待了我们。不过，一看房间，只有一张双人床。我拒绝了。

“也许最好我们去一个大点儿的城市，”出来时，我提议道。

“我们会找到一间的，”他回答说。“你知道‘另一个自己’的事吗？这是一百年前的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作者是……”

“甭管作者了，你就讲故事吧，”我说道。这时我们正走在圣萨万惟一的广场上。

“有一个人遇见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一直想找到生活的方向，但没有结果。‘我得给他点儿钱，’他想。谁知，那天晚上他发现他这位老朋友如今已经富有了，他是来还多年来所欠下的债务的。

“他们去了一间以前他们常去的酒吧，而且这人付了所有人的酒钱。当人们问他是怎么发的财时，他回答说直到数天前他还是‘另一个自己’。

“‘什么是“另一个自己”？’人们问道。

“‘“另一个自己”是教会我生存的人，然而他不是我。“另一个自己”相信，人活一世就是想着如何去攒钱，以防老来没饭吃。他就是这样整天想，整天计划着，活着活着他就会发现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这时已经晚了。’

“‘那你是谁呀？’

“‘如果你们倾听自己的心声，我就是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我是一个为生活的神奇而着迷的人，这个人敞开心扉迎接奇迹，这个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欣喜和兴奋。只是

这‘另一个自己’总怕遭受失望而不让我有所作为。’

“‘然而有痛苦存在呀!’酒吧里的人们说道。

“‘失败是存在的。世上无人能够逃避它。因此,在为自己的梦想而战中失败几次总比失败了还不知为何而奋斗要好得多。’

“‘就这个?’人们问道。

“‘是的,就是如此。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幡然醒悟,决心做我一直真心想做的人。而那“另一个自己”就在那儿，在我的房间里，他望着我，而我再也不让他走进我的心田了——虽说他有几次企图吓住我，警告我不思未来是危险的。’

“‘自从我把那“另一个自己”从我的生活中驱逐之时起,神圣之力就开始创造奇迹了。”,

“我觉得这故事是他编的。故事挺美,但不是真的,’我心想，而这时我们还在为找一个住处奔走着。圣萨万也就三十来户人家，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去做我刚才提议的事——到一个大点儿的城市去。

尽管他很兴奋，尽管那“另一个自己”早已远离了他的生活，而圣萨万的居民并不知道他的梦想就是要在这儿找个过夜的住处，也不准备帮助他。而且，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是在讲我自己：恐惧，不安全感，不愿看见一切美好神奇的东西——因为这些到明天都可能烟消云散，而我们还要去受苦。

众神只管掷色子，而不问我们愿不愿意玩。他们不想知道你是否抛下了你的男人,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梦想。众神不在乎你的生活井井有条，不在乎你的每一个愿

望会通过工作和坚忍不拔而得以实现。众神不考虑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希望；他们只是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掷色子—— 而你，只是偶然被选中了。从此，成败全看机遇了。

众神在掷色子，在把爱情从笼中释放出来。爱情这力量能够载舟，亦能覆舟，就看它冲出束缚时风往哪儿吹了。

眼下，这风正往他那边吹呢。然而这风也和众神一样变幻莫测——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开始感到疾风乍起了。

似乎命运想让我看看这“另一个自己”的故事是真的——宇宙总是向着有梦之人——,我们还真租到了一间房子,里面有两张分开的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洗衣服，然后换上我新买的 T恤。我感到焕然一新，这使我更自信了一些。

“鬼知道‘另一个自己’喜不喜欢这件 T恤，’我暗自发笑。

和房东夫妇一起吃过晚饭后——这儿的餐馆在秋、冬季也不开门——,他向房东要了一瓶葡萄酒,并保证第二天买一瓶送还。

我们穿上外套，又借了两只杯子，就出了房子。

“我们去井边上坐坐吧，’我说。

于是我们就坐到了那里，喝着酒，驱赶着寒冷和紧张的心情。

“看来那‘另一个自己’又回到你身上了，”我开玩笑说。“你的情绪不好了。”

他笑了。

“我说过我们能找到一个房间的，怎么样，找到了吧。宇宙总是在帮助我们实现梦想，不管这梦想看上去有多愚蠢。因为是我们的梦想，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梦想的分量。”

路灯映衬下泛着黄光的雾气，使我们看不清广场对面的东西。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个问题不能再拖着不谈了。

“我们得谈谈爱情这事，”我说。“我们不能回避它。你清楚这几天我是怎么过来的。”

“依我看，这事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已经发生了，我就不能不去想它。”

“恋爱是危险的。”

“我知道，”我说。“我以前已谈过恋爱了。爱是一剂麻醉剂。开始时，让人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然后到了第二天，你就愈发想得到更多。虽说这时还未成瘾，但已经喜欢上这种感觉了，你还觉得你能控制。这时你会在两分钟里想着你的爱人，尔后三个小时里你会把他抛到脑后。

“不过，慢慢地，你就习惯了与那个人相处，到最后就完全依赖于他了。这时的情形就变成了你会花三个小时去想他，而只有两分钟忘记他。如果他不在你身边，你就会像瘾君子没了毒品一样难受。到了那时，就会像瘾君子那样为了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去偷去低三下四地求人，你会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

“这种说法真可怕，”他说。

这种说法听起来的确可怕，与眼下的美酒、井台儿、小广场周围中世纪的房屋氛围不甚谐调。但是，爱就是如此。如果他在爱途上已经走出去不少路了，他应该明白其中的风险。

“ 所以,我们只应去爱可望可及的人,’我总结性地说。

他长时间地望着迷雾。看来他似乎不想再继续这关于爱情的交谈了，他不想再在这汹涌的海水里航行了。我是冷酷了点儿，但别无选择。

“ 事情到此结束了,’我心想,三天的相处——尤其是让他看见这几天来我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足以让他改变初衷了。我作为女人，自尊心受了伤，但我的心舒缓了。

“ 难道我就想要这样？ ”

因为我早已开始感到爱情的风暴已在我的心田吹起。我早已注意到了堤坝上的一穴。

我们喝了很长时间的酒，没再谈什么严肃的话题。我们聊房东，聊建立此城镇的圣人。他还给我讲了一些小广场对面那教堂的传说。由于雾大，我根本看不清那座教堂。

“ 你有点儿心不在焉,’他冒出这么一句。

是的，我的思绪在飞。我真希望身边有个能让我心情平静下来的人，一个能让我和他在一起而不担心第二天会失去他的人。如此这般，时光就会慢下来，我们也就可以平静地呆着—— 因为我们还有长长的时光可以用来交谈。我也就不需要操心严肃的问题、困难的决定和冷酷的话语了。

我们沉默不语—— 这是一个征兆。这是第一次我俩相对无言，这是在他起身去再弄一瓶酒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的。

我们默言无声。我听着他走回井边的脚步声。我们喝着酒，望着浓雾，在这井边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了。

这的确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相对无言。这不是从马德里到毕尔巴鄂一路上在车上时令人不快的沉默。这不是在圣马丁，德 ·温克斯附近小教堂里我内心恐惧时的沉默。

这是无声胜有声的沉默。这是心有灵犀的沉默。

他的脚步声停了下来。他在看我——他所看到的一定很美：大雾之夜，灯光之下，一个女人坐在井边上。

中世纪的房屋，十一世纪的教堂，宁静。

当我准备开口说话时，第二瓶酒已经喝了快一半了。

“ 今天早上我就确信了我是个酒鬼。我喝了一整天。这三天里我喝的酒比我过去一年的都多。 ”

他用手抚摩着我的头，没说什么。我感到了他的触摸，但没有半点回避。

“ 谈谈你的生活，’我说。

“ 没什么神秘的。我有我的路，我尽一切可能带着尊严走自己的路。”

“ 什么是你的路？ ”

“ 寻觅爱情的路。 ”

他把玩了一会儿几乎喝空了的酒瓶子。

“ 然而爱情之路是一条复杂难走的路， ” 他下结论说。

“ 那是因为这条路要么领我们上天堂，要么带我们下地狱，’我说道,不知他是不是针对我而言。

他没搭话。也许他还沉浸在沉默的海洋里。而我是酒喝多了绷不住嘴，我要说。

“你说是这城里的某些事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

“我认为是这样的。不过，我还不能确定，所以我想带你到这儿来。”

“是一种测试？”

“不是。是一种付出。为了让她帮我做出正确决定。”

“她是谁？”

“圣母。”

圣母。我早应该推测到的。我很感动，这么多年在外旅行、寻觅、开扩眼界，仍没改变他儿时对天主教的信仰。就这一点而言，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们早已不生活在过错与罪孽的重压之下了。

“经历了这么多，你仍保持着原有的信仰，这真让人感动。”

“我没有保持住。我曾失去，后来又找了回来。”

“信圣母？信不可能之事？信幻想之事？你的性生活好吗？”

“还正常吧。我与许多女人有过恋情。”

我心中泛起了醋意，我对自己的这种反应感到惊奇。不过，我内心又好似平静了下来，而且我也不想重燃心中的战火。

“为什么她是‘圣母’呢？为什么圣母不像任何一个普通女人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他喝干了瓶里剩下的一点儿酒。他问我是否再来一瓶，我说不要了。

“我就想要你回答我。我们只要开始一个什么话题，你就打岔。”

“ 她曾是个普通人。她生有其他孩子。《圣经》上说，耶稣有两个兄弟。”

“ 纯洁孕育了耶稣还说明了另一件事：马利亚开启了一个新的美德纪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始。她是宇宙的新娘，她是大地——展向天空，接受滋润。

“ 她勇敢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让上帝降临大地。由此她成为了圣母。”

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他看得出来这一点。

“ 她是上帝女性的一面。她有她自己的神性。 ”

他的话出来得很紧张不自然，好像犯了什么大错似的。

“ 是位女神？”我问道。

我等了一会儿，好让他多考虑一下，然而他并没有再说什么。刚才我还带讽刺意味地琢磨着他所信仰的天主教，现在我倒觉得他的话有亵渎神明之嫌。

“ 谁是圣母？什么是女神？”还是我在发问。

“ 这很难解释，”他说，他越发不自在起来。“ 我这儿带了一些自己写的东西，如果你愿意，可以读读。”

“ 我现在什么也不看，就想听你解释，”我固执地说。

他又去摸酒瓶子，酒瓶早就空了。我们俩谁都记不起是为什么会到这井边来的了。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就在眼前，好像他的话语在产生着某种奇迹。

“ 继续讲呀，”我催他。

“ 她的象征就是水，就是我们周围的雾气。女神用水来表现自己。”

虽说我不完全听得明白他的话，但觉得雾气似乎有了生命，变得神圣起来了。

“我不想给你讲故事。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事，可以读读我带来的书。不过,应知道一点,这个女人——女神、圣母马利亚、犹太教的舍金纳[①]、伟大母亲、伊希斯[②]、索菲娅、女奴、圣母——她出现在地球上的各种宗教中。她被人遗忘，被禁锢,被改头换面,然而,对她的崇拜千年不衰,直至今日。

“上帝有女性的一面。”

我朝他脸上看了看。只见他双目炯炯放光，盯着我们眼前的浓雾。我想用不着再去催促他了。

“她出现在《圣经》的第一章里——当上帝的神在水面上运行时，上帝将水置于群星上下。这就是天与地的神秘结合。

“到了《圣经》的最后一章,她也同样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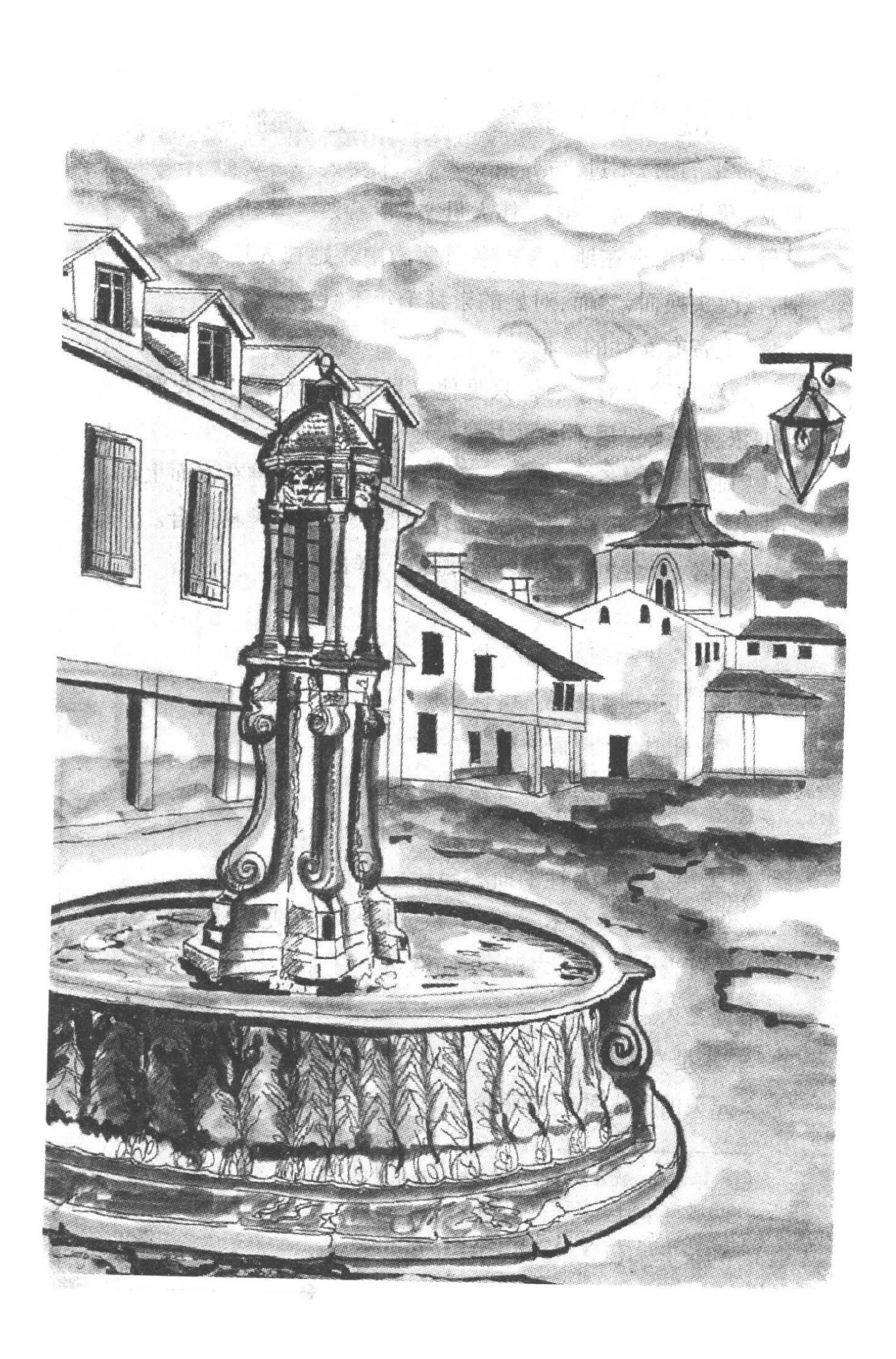
圣神和新娘都说：你来吧。
凡听见的也要说：你来吧。
凡口渴的,请来吧，
凡愿意的,可白白领取生命的水。”

“为什么上帝女性的面容象征是水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她总是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也许是因为它是生命之源；我们就是孕育于水中的，而且长达九个月之久。

“水是女人能力的象征，而这种能力是任何再怎么智慧再怎么完美的男人都不可能企及的。”

舍金纳：犹太教有时用以代称耶赫维神名，或称神之显现，或指神显现时光芒四射之云。
伊希斯：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



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道：

“在每一种宗教里，在每一种传统中，她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但她总要出现。我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在我眼里圣母马利亚就是她。”

他拉起我的手，然后没用五分钟我们就走出了圣萨万。路上我们看到一根圆柱——有些奇怪的是那柱顶端的十字架，架子上本应是耶稣·基督的圣像，然而却换成了圣母像。我想起了他说的话，我对这种巧合感到很惊奇。

我们现在完全被黑暗和大雾所笼罩。我开始想像自己是在水中，在母亲的腹中——在这里，时间和思想都不存在。他对我所说的一切似乎有了意义，有了一种可怕的意义。我想起布道会上碰到的那个女人。我还想起带我到广场去的那个姑娘，她也说过水是女神的象征。

“离这儿二十公里有一个岩洞，”他说。“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有个小女孩和另外两个孩子在洞穴附近拾柴。这个女孩身体虚弱，还患有哮喘，她家境很贫寒。那是在冬天的一个日子里，她害怕蹚水过河，要是凉着生病倒下就麻烦了，因为她的父母还靠她给人家放牧赚钱过日子呢。

“这时，一位身着白衣、脚系金色玫瑰的女人出现了。她像对待公主一样对待这个小姑娘，并请小姑娘再到这儿来几次，说完就消失了。目睹了这一切的那另外两个孩子，转眼就把这件事给传了出去。

“从此，这给女孩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她被人抓了起来，还要求她否认有此事。还有人打算付给她金钱，让她去请求

神灵再现赐予恩典。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她的家人在大庭广众受到侮辱—— 人们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引人注意。

“这个名叫贝尔娜德特的女孩，根本就不清楚当时她看到了什么。她管那个女子叫‘那个’，她的父母为她的处境而担忧，于是就去求助于本村神父。神父建议等下次再显灵时，让小姑娘问问那个女人的名字。

“贝尔娜德特照着神父的话去做了。不过，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个微笑。‘那个’一共出现了十八次，而且大多数时候，她都一言不发。有这么一次，她要小姑娘亲吻大地。虽说贝尔娜德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但还是照做了。又有一天，她让小姑娘在洞穴的地上挖个洞，贝尔娜德特也照办了，只见立刻就冒出了一些污浊的泥水——因为那里曾是猪圈。

“‘喝这水，’那个女人说。

“这水太脏了，贝尔娜德特用手捧起三次，又扔掉了三次，她没勇气把这水送到嘴边。然而最终她还是强忍着恶心喝了下去。于是，就从她挖的洞里开始咕嘟咕嘟往外冒水。有个瞎了一只眼的男人，往脸上滴了几滴后就得以重见光明了。一个绝望的女人抱来自己刚出生快要病死的孩子，她把孩子浸在水里，要知道这时的气温已是降到零度以下了。然而，这孩子病好了活过来了。

“慢慢地，这消息不胫而走，成千的人开始涌向此地。小姑娘还在询问着那个女人的名字，然而那女人仍是笑而不答。

“直到在一个明朗的日子里，‘那个’朝着贝尔娜德特说道：

“‘我是无原罪始胎。’

“小姑娘高兴地跑去告诉神父。

“‘这不可能，’神父说。‘不可能有人既是树又是果，我的孩子。去，去给她洒圣水。’

“对神父来说，只有上帝才能是原始就存在的。而且，人人皆知，上帝是一位男性。”

讲到这儿，他停了好一会儿。

“贝尔娜德特将圣水洒在‘那个’身上。那圣灵只是温和一笑而已。

“七月十六日，那个女人最后一次出现。这之后不久，贝尔娜德特就进了一所修道院，并不知道是她彻底改变了岩洞旁那个小村庄的命运。泉水在不断涌出，奇迹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这事先是传到了法国，最后传遍了全世界。小村变大了，变样了。商人来了，争地盘做买卖，一家家旅馆也开起来了。后来贝尔娜德特死了，被葬在离那儿很远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时的梵蒂冈已接受显灵之事了，有些人就想给教会制造麻烦，开始编造假奇迹，但事后被揭穿了。教会对此反应强烈，于是规定从某日起，只有经过医学和科学委员会一系列严格鉴定的现象，才能认定为奇迹。

“然而泉水仍在喷涌，康复之事不断出现。”

我仿佛听到附近有点儿响动。我有点儿怕，而他却没什么反应。此时的浓雾犹如有了生命，有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回味着他所说的一切，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

我在琢磨上帝女性的面容。我身边这位男人，他心中充

满矛盾冲突。不久前他还给我写信说想进神学院，而现在他又认为上帝有一女性面容。

他静静地呆在那里。而我就继续感觉着自己在大地母亲的腹中，浑然不知时空。贝尔娜德特的故事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在浓雾中展开。

他终于又说话了：

“贝尔娜德特有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不知道，”他说。“第一，在基督教到达这里之前，这些山上住的是凯尔特人，而女神则是他们主要的崇拜对象。他们世世代代都知道上帝女性的面容，并且分享着她的爱与光荣。”

“第二呢？”

“第二就是，在贝尔娜德特看见显灵之前，梵蒂冈当局曾秘密开过会。

“几乎没人知道会议内容——当然，卢尔德这地方这个小村的神父更不会知道。天主教最高层是要决定是否宣布有关无原罪始胎的教义。

“最后，这一教义是通过罗马教皇训谕不可言喻之上帝宣布出去的。不过，并没有向大众确切解释出其中含义。”

“那你和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他。

“我是她的信徒。我一直在跟她学，”他说这话时并不知道也道出了他一切学识的根源。

“你见过她吗？”

“是的。”

我们回到了广场上，朝不远处的教堂走去。我看到了井、路灯，还有井台儿上的酒瓶和两只酒杯。“应是曾有一对恋人在那儿呆过，”我想。“心心相印尽在不言中。心声倾吐完后，两人就该开始分享伟大的奥妙了。”

然而，再一次没有谈起爱情。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我感到自己在面对某种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应该把握时机尽可能搞明白。有一段时间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学业、萨拉戈萨、我生活中想遇到的男人——而这些都仿佛裹进弥漫在圣萨万的浓雾之中，离我远去了。

“你为什么给我讲贝尔娜德特的故事？”我问。

“我也说不清楚，”他说，眼睛却没有看着我。“也许是因为我们离卢尔德不远的缘故吧。也许是因为后天就是无原罪始胎节。也许是因为我想向你展示，我的世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孤寂和疯狂。

“有许多人属于这一世界。而且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

“我可从没说过你的世界是疯狂的。也许我的世界是疯

狂的：我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花费在了书本和学习上，而这并没有让我走出我已熟知的一个地方。”

我感到他轻松多了：因为我理解他了。

我还等着他再谈女神呢，而他却转向我说道：

“回去睡觉吧。咱们已经喝得太多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二

他回来就睡了。而我却长时间睡不着，脑子里老想着大雾、广场、酒，还有我们的谈话。我读了他的手稿，心中有种幸福感；上帝——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既是父亲又是母亲。

后来，我关上了灯，而心中还在想着刚才在井边时的沉默不语。只有在那无言的时刻我才感到我离他有多近。

我们两人并未说什么。爱是无须言表的，因为爱有它自己的声音，它自己会说的。那天夜里在井台儿旁，静默让彼此的心贴得更近了，更加相互了解了。于是，我的心听见了他的心在说什么，我的心感到了幸福。

我在睡之前，决定做一做他所说的“另一个自己”的练习。

“我现在是在这间房间里，”我心想“我远离了自己所习惯的一切，谈论着自己以前从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且睡在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城市里。我可以装成不是我自己——至少在几分钟之内。”

我开始想像自己是多么希望生活在那一时刻中。我希望自己是快乐的，好奇的，幸福的。我的生活每时每刻都紧张充实，饥渴地啜饮生命之水，再次相信梦中之事。我有能力为自己渴求的东西而奋斗。

我爱着爱我的男人。

是的，这就是我所希望成为的女人—— 而且,突然间她就出现了，并且变成了我本人。

我感到我的灵魂沐浴着上帝的——或者是女神的 ——光芒，以前我并不怎么信仰他或她。而且我还感到此时那“另一个自己”离开了我的躯体，坐到小屋里一个角落去了。

我审视着在此之前的那个自己：其实她挺虚弱，却要给人一种强壮的感觉。明明对一切都害怕，却自欺欺人地说这不叫害怕——说这是了解现实之人的智慧。窗户本是让美妙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她却拿砖头堵上，为的是不让自己的老家具晒褪了色。

我看着坐在屋角的那“另一个自己”—— 脆弱、疲倦、失望。她控制压抑着原本应永远自由的东西：情感。她试图用过去的痛苦来判定将来的爱情。

爱总是新的。不管一生中我们经历一次、两次、十次爱情，我们面对的总是一个新的情况。爱情可以带我们上天堂，也可以领我们下地狱，但总要引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必须接受下来，因为它是我们生存的食粮。倘若我们拒绝，就将活活饿死，因为我们望着硕果累累的生命之树，而没有勇气去摘取果实。我们必须去寻找爱情，即使这是意味着几小时、几天、几周的失望与伤心。

因为，在我们出发去寻找爱情的时候，爱情也向我们走来。

而且，爱情拯救我们。

当那“另一个自己”离开我后，我的心再度与我交谈。它告诉我有裂隙的大坝要决口，四面八方都起风了，而我的心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又重新聆听它了。

我的心告诉我，我恋爱了。于是，我嘴上挂着微笑,愉快地入睡了。

我醒来的时候，窗户开着，他正在眺望远山。我也没出声，准备着等他一回头，就马上把眼睛闭上。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转过身盯着我的眼睛看。

“早上好，”他打招呼。

“早上好。把窗户关上吧，凉气儿都进来了。”

那“另一个自己”也没打个招呼就出现了。它还打算改变一下风向，发现一些缺陷，打算说不，说不可能。但它明白这次为时已晚。

“我得换衣服，”我说。

“我在楼下等你，”他说。

于是我起了床，从思想中把‘另一个自己’驱走，打开了窗户，让阳光照射了进来。阳光照耀着一切——那白雪皑皑的群山，那落满干叶的大地，那条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河流。

阳光洒在我的胸上，照耀着我赤裸的身体，我赤裸着可并不觉得冷，因为一种热能溶化了我——这是星星之火变成火

苗继而变成火焰，最后变成燎原烈火所发出的热能。我明白。

而且我希望如此。

我知道，从此刻起我会经历天堂和地狱，欢愉和痛苦，梦想和失望，而且我知道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灵魂深处四起的风。我知道从此刻起爱情将把我引导 ——虽说从儿时起,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萌发了爱意。虽说不配为他而奋斗，但我从没把他忘怀。这是一场我本不想坠入其中的困难的爱情。

我回想起当时在索里亚的广场上，我让他帮我去找丢失的纪念章。我知道—— 没错，我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但我不想听，因为我明白，他会像其他一些小伙子一样，会在一个明媚的日子里，为了去寻求财富，为了去闯荡，为了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离我而去。我需要的是一种可能的现实的爱情，我的心还是处女的心，我的身也还是处女的身，我的白马王子会来到我面前的。

那时，我不太懂得爱情。当我在布道场上见到他后，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以为一个成熟的女人是有控制力的，是能控制住那颗为寻找白马王子奋斗不已少女般的心的。当时他说在我们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孩子 ——而我再度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听到那个对爱患得患失的公主的声音。

四天来我试图漠视自己心声的存在，然而这声音却越来越大 ,让‘ 另一个自己 ’很是失望。在我灵魂最深处 ,我还在那里 ,而且一直相信自己的梦。没等‘ 另一个自己 ’开口 ,我已同意搭他的车，同意随他去旅行，决定去冒险了。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还余留的一点点自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爱情，终于向我走来了。尽管“ 另一个自己 ”在萨拉戈萨一条安静的街上用偏见、自以为是和学业设置了一道路障，

爱情还是再度向我走来。

我打开了窗户，也打开了心扉。阳光洒满了房间，爱情荡漾在我的心头。

我们在雪地上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早餐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镇吃的。这个小城有座喷泉，喷泉上有座蛇与鸽子合为一体的雕像。

看到这座雕像时，他笑了：

“这是一个标志。男性和女性合为一体。”

“你昨天跟我讲的事，我以前从没想过，”我说，“不过，我认为还是合情合理的。”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他引用《创世记》里的话说道，“因为那是上帝的肖像和模样男人和女人。”

我看见他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很快乐，谈笑风生。一路上碰见的人不多，但无论碰见谁，无论是身穿灰布衣去田里干活的农民，还是身着彩色登山服准备去爬山的人，他都与人家攀谈一番。

我不怎么说话，因为我的法语很糟。不过，看见他这样开心，我心里很高兴。

他的幸福喜悦感染了所有与之交谈的人，大家都面带笑

容。也许是他的心已跟他说了什么，他现在知道了我爱他，尽管我仍表现得只像一个儿时的老朋友。

“看起来你高兴多了，’我说道。

“因为我一直梦想着和你一起在这里，走在这群山之中，采摘着阳光下金色的果实。”

“阳光下金色的果实”。这是很久以前某人写下的一句诗句，此时此刻他用得恰到好处。

“你这么高兴还另有原因，”当我们从那有一奇特雕像的小城往回返时，我说道。

“什么原因？’

“因为你知道我也很快乐。因为我今天在这里，远离了书山来攀登这真理之山，是好是坏，你心里是有负担的。你使我感到幸福。而且幸福这东西越是有人分享越是感到幸福。”

“你做了‘另一个自己’的练习了？’

“做了。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变了。我们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掌握了这一练习的。”

那“另一个自己”整个上午都在追随着我，试图重新接近我。然而，它的声音眼见着低弱了下去，而且它的形象开始消散。这让我想起那演吸血鬼的电影里，最后鬼怪化为灰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经过另一个圆柱，那上面有一个圣母挂在十字架上的雕像。

“你在想什么？”他问我。

“在想吸血鬼。在想夜里的生灵，他们自己把自己桎梏起来，无望地寻找着伴侣。然而它们是没有能力去爱的。”

“所以传说中说得好,在他心中插上一根细棍就足以置他于死地。到这时，他的心就会死而复生，释放出爱的力量，把恶摧毁。”

“我从前从没想过这个。不过,说得有道理。”

我成功地将这细棍插入了心中。一切诅咒被释放掉了，我的心主宰了一切。那“另一个自己”已无藏身之处。

多少次我都想握住他的手,而又多少次我没伸出手去,我什么也没做。我有点儿混乱——我想告诉他我爱他，但又不知如何开口。

我们谈论群山，谈论河流。我们在大森林里走失了几乎有一个小时，不过，我们还是找回了路。我们吃着三明治，喝着融雪。当太阳开始落山时，我们才决定返回圣萨万。

石墙传回我们的脚步声。我下意识地将手伸到圣水池，然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我想起他说过的话——水是女神的象征。

“我们进去吧，’他说。

我们走进空荡荡昏暗的教堂，在这里，圣萨万这位圣人，这位隐士曾在第一个千年初期生活于此，死后被安葬在这教堂主坛之下。教堂的墙一次次坍塌，尔后又一次次被修复。

有些地方就是如此——它可以被战火摧毁，受到迫害或是受到漠视。但它仍保持着神圣之气。于是，有人经过那里，感到缺点儿什么，就把它重建了。

我注意到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它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我明显觉得他的头在随我而转动。

“到这儿来看看。”

我们来到了圣母的圣坛前。

“你看这圣像。”

那是马利亚怀抱儿子的一幅雕像。幼年耶稣手指向天空。

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再看仔细点儿，”他说。

于是我就上下左右仔细观看着这座木雕：金色漆面，基座，还有披风褶皱上表现出来的艺术家那完美工艺。只是当我注意到幼年耶稣的手指时，才明白了他要说什么。

实际上，虽说是马利亚怀抱着圣婴，其实是耶稣抓着圣母。圣婴的手臂抬向天空，像是拉着圣母飞往天堂。飞回她新郎的住处。

“六百多年前制作这雕像的艺术家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他评论说。

木制地板上回响起脚步声。一个女人走进来，在主坛前点燃了一支蜡烛。

我们站在那里没动，好让她静静地祷告。

“爱情一来就势不可挡，”我一边想，一边看着他入神地观赏着圣母。就在前一天，我还觉得这地球没有他照样转。而今天，我却如此需要他在我身边，以便看清世间万物的真谛。

等那个女人出去后，他继续说：

“那个艺术家了解圣母，了解女神，了解上帝仁慈的面容。你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而我一直未明确回答你。

“你问我‘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一切的？’”

是的，我是问过他，而他已经回答过了。不过，我没作声。

“我和这位艺术家学的方式是一样的，”他接着说。“我接



受了上天的爱。我让上天指引我。

“你应该还记得我说想进神学院的那封信吧。我从没向你明说，其实我最终还是进了神学院。”

我立刻回想起我们在那次演讲前的谈话。我的心跳得急促起来，我试图专注地看着圣母。她在微笑。

“这不可能，’我心想。“他是进了，但又离开了。拜托了，你就跟我说你已离开神学院了。”

“我已很充实地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他没管我怎么想，继续说道。“我认识了许多其他地方的人，见到了许多其他地方的风景。为寻找上帝我已走过地球的四面八方。我已爱过许多其他女人，我从事过许多行当，为许多人干过活。”

我心中又是一阵刺痛。“我得注意那‘另一个自己’别再回来。’我心中暗想，眼睛仍旧凝视着微笑的圣母。

“生命之奥秘令我痴迷，我想深刻理解它。我到处寻找能给我解惑的人。我到过印度，去过埃及。我结识了许多魔幻大师和思想大师。我与炼金术士和教士们在一起生活过。

“因此我发现了我所需要发现的 :信则灵。”

信则灵。我再度环视了一下教堂——四周是多少次坍塌而又多少次修复过的破损的石墙。是什么让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修复这遥远一隅高山之巅的一座小小教堂呢？

信仰。

“佛教徒是对的，印度教徒是对的，印第安人是对的，伊斯兰教徒是对的，犹太教徒是对的。总之，只要人们真诚地走在信仰之道上，那他就可以与上帝结合，并创造出奇迹来。

“不过，光是知道这个还不够：你必须做出选择。我选择了天主教，这是因为我生长于天主教的环境里，自幼受到它的

熏陶。如果我是个犹太人，也许我就会选择犹太教了。上帝只有一个，只是叫法不同罢了。但你总得选一个名字来称呼他。”

这时，教堂里又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男人走近我们，并朝我们看。尔后，他走到主坛前，拿走两只大烛台。他大概是负责看管教堂的。

我想起了那一次那个老人不让我们进教堂的事。不过，这次这人倒什么也没说。

“今晚我有个聚会，”等那个男人一走，他就说道。

“拜托了，请继续刚才讲的。别转移话题。”

“我进了这儿附近的一所神学院。四年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期间，我与许多试图把长期封闭的大门打开的教派接触过。我发现上帝并不是我儿时心中认为的那么可怕。有一个回归基督教之本源纯真的运动。”

“换言之，两千年后，人们终于明白必须让耶稣成为宗教的一部分，”我略带讽刺地说。

“你可以开玩笑，不过，这是事实。后来我开始求教于一位修道院院长。他教导我必须接受天启之火，也就是接受圣火。”

越听我心跳得越厉害。圣母还在微笑、幼年耶稣表情愉

快。曾几何时，我也信过这些—— 然而,时光、岁月,还有那种自认是个理性务实之人的感觉，最终让我远离了宗教。我曾想过如何去恢复我儿时的信仰,它曾伴我度过很长的岁月,并让我相信了天使和奇迹。然而，仅凭一个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位修道院院长对我说,如果你相信你知道,你最终会知道,”他接着说“当我独自一人呆在小屋里时,我开始与自己交谈。我祈祷圣灵显现，教导我一切所需的道理。慢慢地，我发现当我与自己对话时，就有一个更加智慧的声音在替我说话。”

“我也经历过这种事,”我打断他说。

他想听我说下去。可我再没能说出什么。

“我在听你说呢,”他说。

不知是什么东西绊住了我的舌头。他能侃侃而谈，生动感人，而我却不能。

“那‘另一个自己’又要回来了,”他说道。他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那‘另一个自己’怕说出蠢话来。”

“没错。”我说道,我在尽一切可能来战胜这种担心害怕。“多少次了,当我和人交谈并就某事谈得兴奋时,最后说出的话都是我以前不曾想过的。好像脑子里有一个智慧之人，他比我更加了解生活。

“不过,这种时候很少。总体上讲,我更喜欢听。我相信这样我可以学习一些新东西,虽说过后全都忘了。”

“最让我们惊叹的是我们自己,”他说“一粒芥菜籽大小的信仰就可以让我们移动这些大山。这就是我所学到的东西。今天,当我恭敬地听着我自己所说出的话时,我都感到惊

讶。

“那些使徒们都是些渔民,文盲,无知者。但他们接受了来自天堂的圣火。他们不为自己的无知而感羞愧：他们信仰圣灵。

“这就是希望接受天火之人的特点。只要去相信，去接受,而不要怕犯什么错误,足矣。”

圣母在我面前微笑着。她有种种理由哭泣—— 而她却在微笑。

“继续说,”我说。

“就这样,”他说。“接受这种特点。于是特点便显露出来。”

“不是这么回事。”

“你没明白我的话吗?”

“我明白。但是,我跟其他人一样 我害怕。我认为这对你或我身边的邻居有效,但对我可从来没用。”

“终有一天会改变的。等到有一天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像这望着我们的孩子一样时,就会改变的。”

“等到那时,我们大家都会认为我们离光芒近了,也就无法点燃自己心中的火焰了。”

他没说什么。

“你还没把你神学院的事情讲完呢,”过了一会儿,我说道。

“我还在神学院里呢。”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起身朝教堂中央走去。

我没动地方。我的脑海在翻腾，搞不清发生了什么。怎么还在神学院里！

最好别多想。堤坝已经溃决，爱已经占据了我的心，我已经无法控制它。还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另一个自己”——她冷酷因为她虚弱，她冷冰冰因为她害怕——，不过，我已不再需要她了。我不能再去通过她的眼睛来看待生活了。

一种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这是类似一个巨笛发出的长长的尖声。我的心怦然一动。

又是一声。接着又是一声。我向后望去：看见一座通向一个破旧平台的木梯，它与石墙凝重的美很不和谐。平台上面有一架古老的风琴。

他在那儿。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光线很暗——但我知道他在那儿。

我站了起来，但他不让我动。

“皮拉尔！”他充满感情地叫我。“呆在那儿别动。”

我听从了他的话。

“愿圣母启示我，”他接着说道。“愿这音乐能成为我今天的祷词。”

接着他就奏起了万福马利亚。这时大概是下午六点钟，正是三钟经[1]时分，此时也正是光明与黑暗交汇的时刻。风琴声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回响，与石墙及充满历史和信仰的圣像浑然一体。我闭上了眼睛，让音乐也与我融合，洗去我心灵中的恐惧与罪过，让我永远记住我比自己想像得要好，比自己认

①天主教堂在晨、午[illegible]、日落时敲响的奉告祈祷钟，亦称“打[illegible]钟”。

为得更坚强。

我感到有一种要祈祷的强烈愿望，自从我偏离了信仰之路后，这于我还是头一次。尽管我坐在长椅上，我的心灵早已跪倒在圣母跟前,她是一个本可说‘ 不 ’的女人,但她却说

“ 可以 ,,[①]

天使会去寻找另一个人的，而在上帝眼里也不是什么罪过，因为上帝非常了解自己孩子的弱点。但她却说

“ 愿你如意,,②

尽管她从天使的话中已预知她将接受的命运之中的一切痛苦和磨难；尽管她心灵的眼睛已看到爱子将离家出走，看到人们将会追随爱子而后又将背弃他，不过，她说

“ 愿你如意 ”

尽管生产是女人生命中神圣的时刻，而她的这一时刻却要与马槽连在一起。因为这是《圣经》所希望的，

“ 愿你如意 ”

尽管痛苦的她在街上寻找自己的孩子，并终于在神殿上找见了爱子，而爱子却让她不要来打搅，因为他需要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 愿你如意 ”

尽管她知道自己今后一生都要带着剑刺心胸的痛苦去继续寻找爱子，每时每刻为他的生命担心，并知道他在被迫害被威胁着，

“ 愿你如意 ”

尽管她在人群中遇见了爱子而又不得靠近他，

①② 此页‘ 可以 ’‘ 愿你如意 ’无标点符号,原著如此。

“愿你如意”

尽管她请人转告爱子她在那里，儿子却说“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是这些和我在一起的人”，

“愿你如意”

尽管最终大家都逃掉了，只有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和一个曾在十字架下的男人，忍受着敌人的嘲笑和爱子之友的懦弱，

“愿你如意”。

愿你如意，我主。因为你知道你孩子们心中的弱点，因为你只给每一个人担当得起的任务。愿你能明白我的爱——因为它是我惟一真正拥有的，也是我惟一能够载到来世的。请让它能够保有勇气和纯洁，让它经受住人世间的一切艰难险阻。

琴声停止了，太阳落山了——二者似乎被同一只手控制着。他的祈祷已被听到，而他的音乐就是他的祷词。我睁开了眼，教堂里已经全黑下来了——只有一支孤零零的蜡烛照亮着圣母像。

我听见他朝我坐的地方走来。那支蜡烛照亮了我的泪水,还有我的微笑——虽说这微笑比不上圣母来得美丽，但它显示出我的心活着。

他凝视着我，我也望着他。我的手在寻找他的手，我握住了他的手。我感到现在是他的心在怦怦直跳——我几乎能听出这心跳声，因为我们再度沉浸在寂静之中。

然而，我的灵魂是安宁的，我的心是平和的。

我握住了他的手，而他一把拥抱住了我。我们就这样拥抱在圣母的面前，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因为时间已经停止了。

圣母注视着我们。少女时代的她曾经对自己的命运说“可以”。她曾接受在自己的腹中孕育上帝之子，在心中蕴藏女神之爱。她是能理解的。

我不想问什么。单就这天下午在教堂里度过的时光就足以说明这次旅行的意义。单就和他一起度过的这四天就足以胜过无所事事过去的整整一年。

因此我什么也不想问。我们手拉手地走出了教堂，回到了住处。我的脑子在翻腾——神学院，圣母，晚上的聚会。

于是我看到，无论是我还是他，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心灵交予同一命运；然而法国那儿还有个神学院，我那儿还有个萨拉戈萨。我的心又紧绷了起来。我看了看那中世纪的房屋，还有前天晚上我们呆过的井台儿。我想起了以往的静默，以及以前那‘另一个自己’的愁容。

“上帝呀，我正在试图恢复自己的信仰。不要让我半途而废，’我祈求着，驱赶着恐惧。

他睡了一会儿，我还是望着黑糊糊的窗子睡不着。我们起床后与房东一家共进了晚餐，他们在餐桌上从不说话，饭后他向主人借门钥匙。

“我们今天回来得晚些，”他对女主人说。

“年轻人是得好好玩儿玩儿，”女主人回答道，“好好利用这个假期吧。”

“我有一事不明想问你，”一坐进车里我就说道。“我努力克制自己不问，但我做不到。”

“神学院的事，”他说。

“没错。我搞不明白。”

“虽说搞不明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心说。

“我一直都爱你，”他开始说了。“我也有过其他的女人，但我一直爱你。那枚纪念章我一直带在身边，想着有一天把它交还给你并勇敢地对你说‘我爱你’。

“条条大路都把我引回到你的身边。每每打开你的来信，我都害怕看到你告诉我你已经找到爱人了。

“后来我听到了叫我投身精神生活的召唤。确切讲，我接受了这一召唤，因为——像在你身上发生的一样——这召唤在儿时就已经响起了。我发现上帝在我生命中更为重要，如果我不去追随他，就不会感到幸福。基督的面容显现在我周游四方所遇到的每一个穷苦人脸上，这让我不可能不看见他。”

他停下来不说了，而我决定不再去追问他了。

过了有这么二十分钟,他停下了车,我俩下了车。

“我们现在是在卢尔德了,”他说“你应该夏天来这儿看看。”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荒寂的街道,大门紧锁的商店,还有大门上装着钢栅栏的旅馆。

“到了夏天会有六百万人来这里,”他兴奋地说。

“让我看,这像是一座鬼城。”

我们走过一座桥，来到一架上面有天使分立两旁的巨大铁门前，其中一扇是开着的。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继续刚才说的,”虽说这之前我已决定不再追问他,但还是忍不住了“讲讲你在人们脸上看见的基督面容。”

我看出他不想继续谈。也许是因为不是场合不是时候。但是现在已开了头了，他就得讲完。

我们走上了一条宽阔的大街，两旁是白雪覆盖的田野。在路尽头我隐约看到一座教堂的剪影。

“继续讲呀,”我又说。

“你已经知道了。我进了神学院。头一年里，我请求上帝帮助我把对你的爱转化成一种对大众的爱。第二年，我感到上帝听见我的请求了。第三年，虽说我对你的思念仍然很强烈，但我已确信我这种爱正在转化成仁爱、祷告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你为什么又来找我呢？为什么又在我心中燃起这份爱火呢?为什么给我讲那‘另一个自己’的练习呢?而且还让我看

到了自己灰色的人生。”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话说得有些混乱。每一时刻的逝去，都让我感到他离神学院越来越近，离我却越来越远。

“你为什么回来了？你为什么知道我开始爱你了，你才跟我讲出这事？”

他并没马上回答我。

“因为你会认为这很愚蠢，”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

“我不会的。我不再怕什么可笑不可笑了。这是你教我的。”

“两个月前，我的院长让我陪他一起去一个女人的家。这个女人已经去世了，她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神学院。她就住在圣萨万，我的院长要去那儿做出她的财产清单。”

路尽头的那座大教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的直觉告诉我，等我们一走到那儿，什么话题都会中断的。

“别停，继续讲，”我说。“我应当得到一个解释。”

“我还记得当时走进那所房子时的情景。窗子都是朝向比利牛斯山脉开的，阳光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洒满房间。我开始做物品清单，不过，几分钟后我就停了下来。

“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爱好和我的完全一样。她买的唱片跟我要买的一样，那些音乐也是我喜欢观赏着窗外的风景聆听的。书架上有许多书，其中有些是我已经读过的，没读过的也一定是我喜欢读的。我看了看屋里的家具、藏画和散放在各处的小物品：这些都好像是我本人收集来的。

“打那天起，我就一直忘不了那所房子。每当我走进教堂祈祷时，我就想到我还没有完全舍弃尘世。我想像着我和你

住在那么一所房子里，听着那些唱片，坐在壁炉的篝火旁，欣赏着窗外的雪山美景。我想像着我们的孩子在家中嬉戏，在圣萨万的田野上打闹玩耍。”

虽说我从没去过那所房子，但我完全知道那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我希望他不再多说，好让人有遐想的空间。

可是他还在说：

“一连两个星期,我无法排解心中的忧郁。于是我找到院长，向他述说了一切。我向他讲述了我对你的爱，以及在做清单时我心中的感触。”

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我低下头裹紧了外衣。我害怕再听下去。

“于是院长对我说:‘有许多种服务上帝的方法。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你的命运，那你就去寻求它吧。一个幸福的人才能给人以幸福。’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命运，’我对院长说。‘当我决定进这神学院时,我的心中是平和的。’

“‘那么,你到那儿去吧,去将心中的一切疑惑解除，’他说。‘你可以留在尘世,或者回到神学院来。不过一旦选定,你必须全身心地投人。一个分裂的王国是抵御不了敌人的进攻的。一心二用的人也是无法尊严地面对人生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了我。是一把钥匙。

“院长把那所房子的钥匙借给了我。他说他还不着急去处理那房中物品呢。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希望我和你一起回那儿去。

“我在马德里的布道也是他安排的——为的是让我们得以重逢。”

我看了看他手中的钥匙，只是笑了笑。与此同时，我心中好似响起了钟声，天空豁然开朗了。他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服务上帝——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将为此而奋斗。

“拿着这钥匙，’他说。

我伸手接过来放进了口袋里。

大教堂现在就在我们眼前了。还没等我开口说点儿什么，已有人认出了他并过来和他打招呼。绵绵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我也不知我们在那儿还要呆多久；每时每刻我都想着我只有一件衣服，可不能淋透了。

我试着只想这个问题，而不去多想那房子的事—— 不去多想那些悬在天与地之间等待命运之手来安排的事。

他招呼我，并把我介绍给了一些人。他们问我们都去哪儿了。当他提到圣萨万时，有个人便说起有个神圣的隐士安葬在那里的事。据说就是这个隐士在广场中央发掘的那口井，而且，这城的独特之处是建了一个为那些舍弃城市生活到大山中寻找上帝的虔诚之人提供住处的庇护所 。

“ 他们还在那儿，’有个人说。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真是假，而且我也不知道“ 他们 ”是谁。

后来又来了一些人，这些人向洞口走去。这时有位老人想用法语跟我说点儿什么。他看我听不懂，就用蹩脚的西班

牙语跟我说：

“你是和一个十分特别的人在一起，”他说。“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

我什么也没回答，不过，我想起了在毕尔巴鄂的那天晚上，有一个绝望的人前来找他，当时他也没跟我说他们去哪儿了，我也没兴趣问。我现在满脑子全是房子，而且我在勾勒着它的样子。那里的书籍，那里的唱盘，那里的景致，那里的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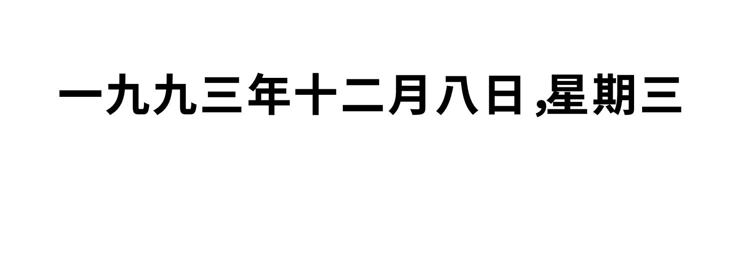
在这世界的一隅，有一所实实在在的房子在等着我们的到来。在这所房子里我安静地等着他的归来。在这所房子里我在等着女儿或是儿子放学回家，顽皮的孩子给家里带来无尽的欢乐。

我们这群人静静地走在雨中，最后来到了圣母显灵的地点。这里和我想像的完全一样：山洞，圣母像，以及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喷泉，这是曾创造奇迹的泉水。有些朝圣者正在那里祈祷，还有一些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洞穴里。洞前有条小河在流淌，潺潺流水声让我心平气和。当看到圣母像时，我作了一个很短的祷告：我请求圣母帮助我，因为我的心不想再受折磨了。

“如果痛苦要来，那就请快点来吧，”我说。“因为以后的生活在等着我，我需要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度过它。如果他必须做出抉择，那就请快点吧。然后，我就可以等待他。或者是忘却他。

“等待是痛苦的。忘却也是痛苦的。然而不知如何是好才是最痛苦的。”

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圣母已听到我的请求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三

当大教堂的子夜钟声敲响时，我们周围已聚集了很多人。大约有一百人，其中有些教士和修女，大家站在雨中，凝视着圣母像。

“万福圣母马利亚!’等钟声一停,我不远处的一个人便说道。

“万福马利亚!’大家热烈鼓掌齐声应和着。

一个警卫立刻走了过来，让我们保持安静。因为我们干扰了其他朝圣者。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我们这群人中有人说。

“他们也是，”警卫指着另外那些在雨中祈祷的人们说。“他们只是在默默地祷告。”

我希望警卫让这聚会散了。我只想远离这里单独和他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倾诉衷肠。我们得谈谈房子，做做计划，得谈谈我们的爱。我要让他安静下来，向他展示我的情怀，告诉他梦想将会实现——因为我在他身边帮助他

警卫很快就走了，这时一位教士开始低声诵起玫瑰经。当我们祈祷完后，大家都闭上眼睛默不做声了。

“ 这些人是谁 ?”我问。

“ 具有神授能力之人，”他说。

我曾听到过这个词，不过，我不太清楚它的含义。他看出来了。

“ 是那些接受圣灵之火的人，”他说。“ 这火是耶稣传下来的，但只有很少的人用此火点燃自己心中之烛。当大家都可以创造奇迹的时候，这些人是离基督教原始真理很接近的人。 ”

“ 他们是由身着阳光之衣的女子引导的人，”他望向圣母说道。

人群仿佛听从了一个无形的指挥，开始低声唱诵起来。

“ 你冷得都打哆嗦了。你可以不参加的，”他说。

“ 你不走 ?”

“ 是的。这是我的生活。”

“ 那我也要参加，”我心里想的是要远远离开这里，但嘴上却说道。“ 如果这是你的世界，那我也想学着加入其中。”

人群还在唱着。虽说我的法语很糟，但还是闭上眼睛试着跟着唱。我也不懂词义，只是跟着音重复那些词句。不过这样可以让我感到时间过得快些。

大概是快要结束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圣萨万了，就我们两人。

我仍在机械地唱着。慢慢地，我感到歌声像是有了生命一般，它掌握了我，并在给我催眠。于是我不感到冷了，而且也不去注意那飘落的雨水和只有一件衣服的事了。歌声让我

感觉很好,使我心灵舒畅,它把我带回上帝离我很近并一直帮助我的那个时代。

正当我几乎完全投入时，歌声却停止了。

我睁开眼睛，只见这一回过来的不是警卫，而是一位神父。他走向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位教士。他们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那位神父便离开了。

这位教士转向我们说：

“我们得到河对岸去做祷告。”

我们静静地走向指定地点。我们走过洞穴前的桥，来到了彼岸。这边风景更美 树木、旷野，还有隔在我们和洞穴之间的河流。从这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灯光照耀的圣母像，而且我们可以放声祷告诵唱，而不必担心打扰了别人。

大家都有同感。于是大家开始放声唱了起来，他们仰起脸,微笑着,任凭雨水在脸上滴淌。有个人举起双臂,于是大家也都跟着举了起来，伴随着歌声来回晃动。

我力图投入进去。同时,我也想注意他们都在做什么。我身旁有位教士用西班牙语唱，我就开始试着跟他唱。祷词内容是祈求圣灵和圣母能够显灵来祝福他们，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以力量。

“愿上天赐予我们语言的才能,’另一个教士分别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重复着这句话。

接下来的事我就弄不明白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始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说话。与其说是语言，倒不如说是一种嘈杂声，而且话语好似直接来自灵魂深处，没有什么逻辑意思。我猛然想起我们在教堂里的那次对话，当时他跟我说起了天启，他说一切智慧皆来自倾听自己灵魂的声音。

“也许这正是天使的语言，’我心想，同时也想试着仿效他们——这让我感到挺可笑。

众人都望着对岸的圣母像，一个个如醉如痴。我的目光寻找着他，我看见他在离我有些距离的地方。只见他双手举向空中，嘴里也在快速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与圣母交谈。他微笑着，还不时点头称是，而且有时还一脸的惊讶状。

“这是他的世界，’我心中暗想。

眼前之事开始让我害怕起来。我想与之厮守的男人说上帝也是女性，他说的语言我也听不懂，他在痴迷之中，好像离天使很近。山中的房子开始显得越来越不真实，仿佛已是他掷于脑后尘世中的东西了。

自打马德里的布道起，这些天对我来说仿佛是一场梦，仿佛是一次在我生命之外时空中的旅行。同时，这梦有着尘世气味，有着浪漫情调，有着冒险色彩。虽说我在拼命抵御，但我知道爱火很容易就在一个女人心中燃起，让大风吹起、让大水冲垮堤坝只是个时间问题。起初，我想哪怕是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也是恋爱过的人了，应该知道如何把握的。

然而，这里的事情让我搞不明白。这不是我在学校里学过的天主教。这也不是我所认识的我生命中的男人。

“我生命中的男人。多陌生呀。’我自言自语着，对这种想法感到惊讶。

面对着河流与洞穴，我感到恐惧和嫉妒。我恐惧是因为那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凡是新事物都令我害怕。我嫉妒是因为慢慢地我明白了他的爱比我想的要大得多，而且遍布我不曾走过的地方。

“原谅我吧，圣母，’我说。“如果我自私、心胸狭窄，只争

这个男人爱我一个人,就请原谅我吧。’然而,如果他真的听从天命,把自己关在神学院里与天使对话,又该如何呢？

他何时会放弃我们的房子、书籍和唱片,回到他应走的路上去？他还能违抗天命多久呢？就算他永不回神学院了，那我又该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让他不去追寻他自己真正的梦想呢？

除了我,大家都专注于祷告。我凝视着他,而他正在说着天使的语言。

恐惧和嫉妒被孤独感所代替。天使在和他对话，而我却孤单一人。

也不知是什么力量促使我试着去讲那奇特的语言。也许是因为我非常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并说出心中的感受。也许是因为我必须与我的心灵交谈—— 我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需要答案。

我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让我感到很可笑。然而，这里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有教士也有俗家人，有新信徒也有修女，有学生也有老人。这给了我勇气，于是，我请求圣灵赐予我力量战胜恐惧。

“ 试试看,’我对自己说:“ 鼓起勇气张开嘴说出你所不理解的事情。试一试吧。 ”

我决定大胆一试。但是在这之前，我祈求这一夜—— 如此漫长的我甚至记不起何时开始的这一夜—— 能让我获得上帝的引导，开始新的生活。

上帝像是听到了我的祈祷。我感到说的话顺畅多了，而且慢慢地失去了人类语言的词义。我的羞涩消退，信心增强，语言流畅了。尽管我根本不明白我所说的，但我的心灵明白。

就这么简单,有足够的勇气说出没有含义的事情后,我感到心情舒畅。我自由自在，无须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解释。这种自由把我升上了天空—— 在那里有一种原谅一切的伟大的爱，而且你永无被遗弃之感，这伟大的爱欢迎我归来。

“好像我的信仰又回来了”,我心想,我为爱情的奇迹而惊叹。我感觉圣母正怀抱着我，用她的披风把我裹盖起来，给我以温暖。那些奇特的词语从我嘴里越来越快地说了出来。

我无缘无故地哭起来。快乐充满我的心房。这快乐比恐惧更强大，比自己那可怜的一点确信更强劲，比想要控制自己生命的每分每秒的企图更强有力。

我知道自己这哭泣是一种天赋，因为在修女学校学习时我就知道了圣人们喜极而泣。我睁开眼睛，望着漆黑的夜空，感到泪水和雨水交融在一起。大地生生不息，从天而降的雨水带来上苍的奇迹。我们就是这奇迹的一部分。

“太好了,上帝也是女性,”当别人还在祈祷时,我低声说道。“如果是这样，那一定是上帝女性的那一面教会我们去爱。”

“让我们八人一圈形成帐篷祈祷吧，”一位教士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说道。

我再一次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时有个人走过来，将一只手臂搭在我的一肩上。另一个人过来将手臂搭在我的另一肩上。就这样，八个人围成一圈，弯身向前，彼此的头触碰在一起。

我们就这样形成一个人体帐篷。雨越下越大，不过，没有人在乎。我们就以此姿势把我们所有的力量和热能聚集在一

起。

“愿无原罪始胎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他应走的道路，”在我右侧的男子说“请为我的孩子齐祷‘万福马利亚’。”

“阿门，”大家同声应和。我们八人齐声说了“万福马利亚”。

“愿无原罪始胎照耀我，让我重获健康，”我们‘帐篷’中的一位女子说道“让我们齐声说‘万福马利亚’。”

大家又一次说“阿门”并为她祷告。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请求，然后，大家都齐声应和。我对自己感到惊讶，因为我像个孩子般在祷告。因为像个孩子，那么我就相信我们会得到恩赐的。

我们这一组静下来一下。我看到轮到我了。要是在过去，我会羞死了，什么也说不出来。然而这次我感到有一种神力，它给了我信心。

“愿无原罪始胎教导我像她一样去爱，”我说“愿这爱在我心中和我所爱之人心中生长。让我们齐声说‘万福马利亚’。”

我们齐声祷告。我再次感到自由自在。多年来，我与自己的心抗战，因为我害怕忧伤，害怕痛苦，害怕被遗弃。我从来就明白真爱高于一切，如果不去爱，生不如死。

然而我总认为只有别人有勇气。而今，此时此刻，我发现我也可以。就算这意味着离别、孤寂和忧伤，但爱无比珍贵。

“我不能老是想这些，我得集中精力祈祷。”这时，带领这组的教士请大家散开，接着我们开始为病人祈祷。大家在雨中祷告着，诵唱着，舞蹈着，赞美着上帝和圣母马利亚。时不时大家又说起那奇特的语言，舞动起双臂，伸向天空。

“ 这里有个人有个生病的儿媳 ,知道嘛 ,她正在痊愈 ,”一个女人说道。

祷告重又开始，歌声和欢乐再起。我们时不时能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

“ 我们这里最近有人失去了母亲，他应该相信并明白他的母亲正沐浴着天堂的荣光。 ”

后来他告诉我这是预言能力，他说有些人能够预知某处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而，虽说我从不知道这一点，但我相信这述说神奇的声音所具有的力量。我期待着在某一时刻，这声音来评价这里两个人的爱情。我期待着听到它宣布这一爱情已得到所有天使、圣人的祝福，已得到上帝和女神的祝福。

我也不知道这仪式究竟进行了多久。人们一次次说起那奇特的语言，手臂伸向天空舞蹈唱诵着，为临近的人祈祷着，恳求着奇迹发生，证明着已得到的恩赐。

最后，主持仪式的神父说：

“让我们为那些第一次参加这仪式的人祈祷吧。”

看来我不是惟一的一个。这让我宽慰了许多。

大家都唱诵了一句祷词。这次我只是听，祈求恩赐降临我身。

我祈求的东西不少。

“让我们接受祝福吧，’神父说。

大家都转向对岸灯光灿烂的洞穴。神父作了一些祷告，然后祝福我们。这之后大家彼此亲吻，互祝‘无原罪始胎节快乐”，然后就各奔东西了。

他向我走来。脸上比以往更加神采奕奕。

“你浑身都湿透了，’他说。

“ 你也是呀 !’我笑着说。

我们开车回到了圣萨万。我曾是那么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然而等它来到后，我却不知该说什么了。我没能开口去评论山中的房子、书本和唱片，还有那仪式、奇特的语言和“ 帐篷 ’祈祷。

他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时空的某一点，这两个世界交汇在一起 ,合为一体—— 我必须找出这一点。

然而，此时此刻，言语毫无作用。只有在爱的实践中才能找到爱。

“ 我就多出这一件毛衣，”回到房间后，他说。“ 你先穿着吧。明天我再去买一件。 ”

“ 咱们把衣服放在暖气上烤着。明天就干了，”我说。“ 好歹我还有一件昨天才洗的衬衣。 ”

有这么一小会儿，两人谁也没说话。

衣服。赤裸。冷。

最终，他从小手提箱里抻出另一件 T 恤。

“ 这件你当睡衣穿吧，”他说。

“ 好啊，”我说。

我关上了灯。在黑暗里，我脱下了湿淋淋的衣服，把它摊在了暖气上，并且把暖气开到了最大。

窗外透进来的路灯灯光足以让他看清我的身影。看出我赤裸的身体。我穿上那件 T 恤，然后就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 我爱你，”我听到他说。

“ 我正学着如何去爱你，”我说。

他点燃一支烟。

“你认为那一时刻到了吗？”他问道。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起身坐到他的床边。

烟头的亮光时不时映照着他的脸。他握住了我的手，然后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我轻轻抚摩他的头发。

“你不应该问的，”我说。“爱是不必多问的，因为如果我们开始思索，担心害怕就会产生了。而这种害怕又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

“或许是怕被人瞧不起，或许是怕被拒绝，或许是怕破坏意境。这听起来似乎滑稽，但事情就是如此。所以不必问——去做就是了。如你以前多次说过的一样，去冒险。”

“我知道。以前我从不曾问过。”

“你已拥有了我的心，”我回答道，装作没听见他的话。“明天你或许就离我而去，然而我们会永远记住这几天里所发生的奇迹；还有这浪漫的爱情、可能的事情和梦想。

“不过，我认为上帝以他无穷的智慧把地狱隐藏在天堂之中。这是要让我们永远保持警惕，要让我们居安思危。”

他更加用力抚摩我的头发。

“你学得真快呀，”他说。

我对我自己所说的话也感到惊奇。不过，如果你认为自己知道了，那最后你真的就知道了。

“不要把我想得那么难接触，”我说。“我已有过不少男人。我曾和交往不怎么深的人做过爱。”

“我也是，”他说。

他力图表现得自然一点儿，然而，从他触摸我头发的手上我知道我的话不中听。

“不过，从今天早上起，我的贞洁神秘地得以修复。你不

必费神去弄明白我的话，因为只有女人才明白我所说的。我在重新发现爱情。而这需要时间。”

他松开我的头发，然后抚摩我的脸。我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就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把他抓得更牢，还是让他自由。

然而，经过这长长的一天，我已经很累，不想再多想什么了。

这一夜我睡得相当稳。有时，我觉得好像醒着——尽管我仍在睡梦中。一个女人出现了，把我抱在怀中，而我好像早已认识她，因为我感到自己被保护着被爱着。

早上七点钟，我被热醒了。我想起来了，为烘衣服我把暖气开到了最大。天还没亮，我轻轻地爬起床，怕吵醒他。

而等我起身后，才发现他不在。

我心里一惊。那‘另一个自己’马上就醒了并对我说“看到没有？等你认可了，他却跑了。男人都这样。”

我的惊恐在迅速增大。我不能失去控制。然而那“另一个自己”却在不停地说：

“我还在这儿呢，你让风改变了方向，你打开了心门，爱情淹没了你的生活。如果我们动作快，我们还能控制局面。”

我必须实际些。得采取预防措施。

“他走了，”那‘另一个自己’继续说“你得离开这偏远的地方。你在萨拉戈萨的生活还是完好无损的，在你还没有失

去你辛辛苦苦挣来的一切之前，赶快回去吧。”

“他这样做一定是有他什么理由吧，”我想。

“男人总是有他的理由的，”另一个自己说，“然而事实是他们最终抛弃了女人。”

那么好吧，我得想想怎么回西班牙去。我得仔细想想。

“先来看看最实际的吧：钱，”另一个自己说。

我身无分文。我得下楼去打个对方付钱的电话给我父亲，让他给我寄旅费来。

可今天又是假日，钱明天才能到。吃饭问题怎么办？我怎么向房东解释得等两天才能付钱呢？

“最好什么也别说，”另一个自己说道。是的，她有经验，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情况。她不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知道自己在生活中追求什么的女人。我还应该呆在这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好像他会回来似的。等钱一到，付了钱，然后走人。

“很好，”另一个自己说，“你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不必忧愁，因为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男人。一个你不必冒什么风险去爱的男人。”

我把衣服从暖气上拿下来，衣服已经干了。得先搞清楚这小城里哪儿有银行，然后打电话，总之得做些准备。我想着这些，也就没心思去哭去有什么离愁别绪了。

也就是在这时我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去神学院。整理一下你的东西（哈哈哈！），因为我们今晚得回西班牙。我傍晚回来。”

纸条上最后写着“:我爱你。”

我紧紧抓住纸条捂在胸前,我感到自己真可悲,同时也松了一口气。我发现那‘另一个自己’看到我找到这纸条后,吃了一惊，然后就悄然离去了。

我也爱他。每时每刻我的爱都在增加，并且在改变着我。我再度对未来有了信心，而且慢慢地又开始信仰上帝了。

一切全都是因为爱。

“我再也不去和自己的阴暗面对话了,”我暗下决心,彻底向‘另一个自己’关上了心门。“从四层楼上摔下来和从一百层楼上摔下来，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我最终要摔下来，那就让我从高高的地方摔下来吧。

“ 你别又是不吃饭就出门呀,”女主人说。

“ 我真不知道您讲西班牙语，” 我吃惊地说。

“ 我们这儿离边境不远。夏天游客们都往卢尔德这儿跑。要是我不会西班牙语，怎么给人家租房子。 ”

她烤好了面包片，还有加奶咖啡。我开始考虑怎么度过这一天；现在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于是我就想让这早餐来分分我的心。

“ 你们结婚多久了 ?”她问。

“ 他是我的初恋,”我觉得这样回答已经足够了。

“ 你看见外面的山峰了吗 ?”女主人继续说。“ 我的初恋情人就死在那山上。 ”

“ 您后来又找到其他的人吗 ?”

“ 是的,找到了。因此我重获幸福。命运是很怪的 在我认识的人中间，几乎没有谁是和初恋情人结婚的。 ”

“ 而那些结了婚的人总说自己缺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没能经历应该经历的一切。 ”

她突然停下来。

“对不起，”她说。“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

“我没觉得呀。”

“我总是看外面的那口井。我总在想：以前没有人知道那里有水——直到有一天，圣萨万决定挖挖看，而且就让他挖出水了。如果他没有做这件事，这小城就会建到下面那河边去了。”

“这和爱情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问。

“有了这口井，就让人们带着希望、梦想和冲突住到了这里。有人勇于找水，水就出现了，于是人们就聚集到了水边。我是想，当我们勇于去寻找爱情时，爱情就出现了，于是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爱。如果一个人爱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爱我们。

“同样，如果我们孤独一人，那我们就更没有人理睬了。生活就是这么怪。”

“您听说过一本叫《易经》的书吗？”我问。

“没有。”

“那上面说，一座城市可以被移走，但城里的井却不能被移走。是井让恋人在此相遇，并在此解了渴，成了家，生了儿，育了女。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决定离去，井是不能被带走的。于是爱就被遗弃留在了那里——虽说井水依旧。”

“亲爱的，你说起话来怎么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她说。

“不是的。我总在害怕担心。我从未挖过井。现在我正在做这件事，然而我却从未忘记这里有风险。”

这时我觉得口袋里有什么东西硌着我不舒服。当我感觉出是什么后，心一下冷缩起来。于是我飞快地喝完咖啡。

是那把钥匙。我有钥匙。

“这城里有个女人去世了，她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了塔布[①]的神学院，”我说“您知道她家在哪儿吗？”

女主人打开房门指给我看。那是小广场上一所中世纪的房子，房子背面朝向山谷和群山。

“两个月前有两个神父在那里，”她说“而且……”

她带着疑惑的神情看着我。

“而且其中一个人看起来像你丈夫，”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

“是他，”我边说边往外走，心中按捺不住喜悦，因为我让内心的那个孩子顽皮了一下。

①塔布：法国一地名。



我来到了那所房子前，站在那里不知该做什么。浓雾笼罩着一切，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灰色的梦中，在这里面会出现各种奇怪的人物，他们会把我们带到更为奇特的地方去。

我的手指紧张地触碰着钥匙。

这么大的雾，想从窗子里望见群山是不大可能的。屋子里一定很暗，因为窗帘挡着，阳光是照不进去的。没有他在我身边，在这屋里定会感到忧伤的。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上午九点钟。

我得做点儿什么好边打发时间边等他。

等待。这是我上的爱情第一课。长日漫漫，你做了无数的计划，设想出种种可能的对话，并保证让自己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然后，你就是焦急地等呀等，直等到你的爱人出现。

到了这时，你又不知该说什么了。那漫长的等待让你变得紧张，紧张又转化成恐惧，而这恐惧又使你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进去。”我想起了前一天我俩的谈话

——这所房子是一个梦的象征。

不管怎样，我不能在外面站上一整天呀。我鼓起勇气，掏出钥匙，朝大门走去。

“皮拉尔!”

一个带着浓重法语口音的声音从浓雾中传来。我吃惊不小。是男房东？不会呀，我不记得告诉过他我的名字。

“皮拉尔!”又是一声,这次声音更近了。

我看了看浓雾笼罩下的广场。有个人影飞快地朝我走来。难道这像梦一样的浓雾中的怪物真的出现了。

“请等一下,”他说,“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等他走近，我才看出是位神父。他的样子像漫画中的内地神父：矮个子，稍胖，快秃光的头顶上有几根白发。

“你好,”他伸过手来,微笑地说。

我跟他握手打了招呼，但心中惊恐不已。

“真可惜,雾太大,什么也看不见,”他看着那房子说,“圣萨万是坐落在山里，从这房间往外看景色很美。从窗户就可以看见那下面的山谷，往上看能看见冰封的山尖。我想你大概都知道了。”

一看到他我就猜到是谁了：修道院院长。

“您来这儿做什么?”我问,“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你想进去吗?”他想转移话题。

“不。我希望您回答我的问题。”

他搓了搓手好暖和一下，然后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我也在他身边坐了下来。雾越来越浓，教堂已经看不见了——实际上它也就在二十米开外。

能看得见的就是那口井。我想起了那次那个女人的话。

“ 她在那儿。”我说。

“ 谁 ?”

“ 女神，”我回答说。“ 她就是这浓雾。”

“ 这么说他跟你说这事了 !”他笑了。“ 不过 ,我喜欢称她为圣母马利亚。这样更习惯一些。 ”

“ 您来这儿做什么？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 我又问了一遍。

“ 我来这儿是想看看你们。昨晚和你们一起祈祷的一个人告诉我你们住在圣萨万。这城很小。 ”

“ 他去神学院了。 ”

神父脸上没了笑意，他摇了摇头。

“ 真可惜，”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 可惜他去神学院了？ ”

“ 不 ,他没去那儿。我刚从那儿来。”

他有好一会儿没再说话。刚起床时的那种心情又爬上我的心头：钱 ,预防措施 ,给父母打电话 ,车票。不过 ,我已发誓不再这样了，我要说话算数。

一位神父坐在我身边。小时候，我习惯什么事情都告诉神父。

“ 我真是精疲力竭了， ” 我打破了沉默。“ 不到一个星期前，我还知道我是谁，我一生中所追求的是什么。而今，我仿佛在风暴之中，它把我吹得东倒西歪，什么也做不了。 ”

“ 坚持，”神父说。“ 这很重要。”

他的话令我吃惊。

“ 你别怕，”他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 ,继续说道。“ 我知道现在教会正需要新的教士，而他则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神父。

但是他要付出的代价却非常高。”

“他在哪里？他是不是把我丢在这里回西班牙去了？”

“回西班牙？他回西班牙干什么？”神父说。“他的家在修道院，离这里就几公里远。

“不过，现在他不在那里。但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神父的话给了我一些勇气和喜悦，因为我知道了至少他没有走。

然而，这时神父的脸上已没什么笑容了。

“你也别高兴，”他又看出了我的心思，继续说道。“他要是回西班牙去就好了。”

神父站起来，要我跟他走。能见度只有几米，而他好像是能看清往哪儿走。我们出了圣萨万，走的路正是两天前的晚上——恍若五年前的一个晚上——听着他讲贝尔娜德特的故事时走过的同一条路。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问。

“去找他，”神父回答说。

“神父，您让我搞不明白，”我一边走一边说。“当我说他不在时，您挺不好受。”

“你对宗教人士的生活有什么了解吗，我的孩子。”

“很少。我知道神父立誓要耐得住贫寒、要守贞操、要顺从。”

我在想我该不该继续说下去，最后我还是决定继续说：

“而且我知道虽说他们也犯着同样的罪，但他们却在审判别人的罪。他们想知道婚姻与爱情的一切，但他们却从不结

婚。他们用地狱之火威胁我们不要犯错，而他们却在犯错。

“ 而且他们向我们展示出上帝像个复仇者,把他惟一一个儿子的死归罪于人类。”

神父笑了。

“ 你有非常好的天主教教育,”他说“ 不过,我并没有问你有关天主教的事。我在问有关精神生活的事。 ”

我一时没有作声。

“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最终说道“ 他们是放弃一切去追寻上帝的人。 ”

“ 那他们追寻到了吗 ?”

“ 我说不上来,您是知道答案的。”

神父看到我走得有些喘，于是就放慢了脚步。

“ 你错了,”他说“ 去寻找上帝的人是在浪费时间。就算他行千里路，信仰许多宗教，加入众多教派，但他也是永远找不到上帝的。

“ 上帝就在这里,就在我们身边。在这浓雾中,在这大地上，在这衣服上，在这鞋子上，我们就能看见他。在我们沉睡时，他的天使就守护着我们，当我们工作时，他们在帮助着我们。为了见到上帝，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周围就行了。

“ 当然,见到他也不是一件易事。上帝越是让我们参与他的神秘，我们就越是感到茫然。因为他总是要求我们去追寻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心声。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同于这种方式的生活。

“ 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上帝希望看到我们幸福,因为他是父亲。 ”

“ 也是母亲,”我说。

雾气开始散去。我们看到前方有一间小小的农舍，那里有个女人正在收拾柴禾。

“是的,也是母亲,”他说“为了有一种精神生活,也不必非进神学院不可,也无须去斋戒、禁食、守贞操。”

“只要有信仰,接受上帝就可以了。这样,每一个人就都变成自己脚下的路,变成运载奇迹的车辆。”

“他跟我说起过您,”我打断他的话“而且他也跟我说过这些。”

“我希望你接受这礼物,”神父说“因为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奥西里斯[①]在埃及被处四马分尸。希腊诸神为地球上的女人和男人而反目。阿兹特克人驱逐了魁扎尔科亚特尔[②]。斯堪的纳维亚诸神目睹了瓦尔哈拉[③]由于一个女人而燃起的大火。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上帝来到人间是要把我们的能力展示出来。我们是他梦想的一部分,他希望的是一个美好的梦。同时,如果我们承认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幸福，那我们就得承认一切把我们引向忧伤引向失败的事都是我们自己的过错。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总是在用十字架、用火刑、用流放,或是用我们的心处死上帝。”

“不过,那些了解他的人……”

①奥西里斯：又译“俄赛里斯”。古埃及的冥神和鬼判，伊希斯的兄弟和丈夫。

②魁扎尔科亚特尔：玛雅语为“库库尔坎”，意译为羽蛇，是古代墨西哥居民所崇奉的重要神祇。

③瓦尔哈拉：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指阵亡将士的殿堂。

“他们在改变着世界。当然代价是很高的。”

收拾柴禾的女人看见神父后，便朝我们跑来。

“神父,谢谢你!”她边说边亲吻神父的手。“那个年轻人治好了我丈夫的病！”

“治好你丈夫病的是圣母，”神父说着，并加快了步伐。“他只是个工具而已。”

“是他治好的。请进。”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当我们到达那座大教堂时，有一个男子曾对我说：“你正和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在一起！”

“我们有急事,”神父说。

“不,不,我们不急,”我极不好意思地用法语说道,因为这不是我的语言。“我有点儿冷,想喝杯咖啡。”

那个女人拉起我的手走进屋里。屋里的石墙、木制地板、天花板，以及屋内陈设，简朴而又不失舒适。燃着篝火的壁炉前坐着一位六十来岁的男人。

他一见到神父，就要站起来亲吻神父的手。

“别起来,”神父说。“你还没完全好呢。”

“我都胖了十公斤了,”他说。“不过,我还是帮不上我太太什么忙。”

“别着急。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那年轻人在哪儿?”那人问。

“我看见他朝往常去的地方走了,”女人说。“只不过今天他是开车去的。”

神父看了看我，没说什么。

“祝福我们吧,神父,”女人说。“是他的力量……”

“是圣母的力量，”神父打断说。

“是圣母马利亚的力量，也是您的力量。是您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这次，神父避开了我的目光。

“为我丈夫祈祷吧，神父，”那个女人坚持着。

神父深深吸了口气。

“站到我面前来，”他对那个男人说。

那个老人听从了。神父闭上眼睛，诵了“万福马利亚”。然后，他祈求圣灵显现，来帮助这个人。

猛然间，神父快速说起来。尽管我已听不太明白他的话，但我觉得像是驱魔咒语。他双手扶住那人的肩，然后再从手臂滑下来，直至手指。他重复了几遍这个动作。

壁炉里篝火的劈啪声越来越响。也许是巧合，但也许是神父已进入一种我所不知的能对事物施加影响的境界。

柴火每响一下我和那个女人都吓一跳。而神父对此却毫不在意，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使命——做圣母的一件工具，正如先前所说。他在讲奇特的语言。词语飞速地从他嘴里飞出来。他双手已经不动，放在了他面前那个男人肩上。

仪式猛然间开始，现在又猛然间结束了。神父转过身，说了一句常规的祝福语，同时用右手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愿上帝与此屋同在，”他说。

然后，他转向我，要我跟他继续赶路。

“还没喝咖啡呢，”一看我们要走，那个女人忙说。

“我现在要是喝了咖啡，到时睡不着觉的，”神父说。

那女人笑了，好像说什么“这才是早上嘛”。我也没听清楚，因为我们已经上路了。

“神父,刚才那女人说有个年轻人治好了她丈夫的病。是他吧。”

“没错,是他。”

我开始感觉不好了。我想起了前一天，想起了毕尔巴鄂，想起了马德里的布道会，想起了谈论奇迹的人们，还想起了和大家在一起祈祷时心中对上帝的感受。

我爱着一个能为人治病的男人。一个能服务同类、为人减轻痛苦、还病人以健康、给病人亲属以希望的男人。他的使命不是在挂着白色窗帘和摆着钟爱的唱片和书籍的一间房子里。

“不要自责,我的孩子,”他说。

“您看透了我的心思。”

“是的,”神父说,“我也有一种天赋,而且我要善用它。圣母教导过我如何洞察人心中纷乱的情感，以便尽可能好地引导它。”

“您也创造奇迹。”

“我不能为人治病。不过,我也有一种圣灵赐予的才能。”

“所以您能看穿我的心。您知道我爱他,而且这份爱与日俱增。我们一起发现了这一世界，一起留在了其中。他每天都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不管我愿不愿意。”

我还能对这位走在我身边的神父说什么呢？他绝不会理解我曾有过别的男人，也曾恋爱过，而且如果我已经结婚，也会是幸福的。还是孩子时，在索里亚的一个广场上我就发现了爱，而后又把它遗忘了。

不过,看来我忘得不彻底。也就是三天的工夫,一切就都卷土重来了。

“ 我有权幸福，神父。我找回了我所失去的，我不想再失去。我要为我的幸福而奋斗。

“ 如果我放弃这种奋斗，也就等于放弃了我的精神生活。正如您所说，也就是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放弃了一个女人的能力和力量。我要为他而奋斗，神父。 ”

我知道身旁这位矮胖神父为何而来。他来是要说服我离开我爱的人，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

不，我不会去相信身旁这位神父的话的，他说他希望我俩结婚并住到像圣萨万的那所房子里去。神父说这番话是在哄骗我，然后趁我不备，微笑着反其道而行之，迫我就范。

他一言不发，读着我的思想。他也许是在骗我，根本就不能猜出别人在想什么。浓雾迅速散去，我现在可以看清道路、山坡、田野和挂着白雪的大树。我的心情也同样变得晴朗了。

见鬼！如果神父真能看穿别人的思想，那就让他看穿并知道一切好了。就让神父知道昨天他想和我做爱，我却拒绝了—— 而现在我已经后悔不迭。

昨天我本想，如果他要离我而去，我会永远把他当成儿时的好友记在心怀。现在想想真蠢。即使他的性器官没有进入我身体，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已经进入并且触动了我的心。

“ 神父,我爱他,”我再一次说道。

“ 我也爱他。爱会让人做出蠢事。就拿我来说吧，爱迫使我试图让他摆脱他自己的命运。 ”

“ 想要我这样做是不太容易的，神父。昨天在洞穴前祈祷时，我发现我也有了您所说的能力。我要运用它，让他留在我身边。”

“ 但愿吧,”神父微微一笑说道。“ 但愿你能如愿以偿。”

神父停了下来，从 口袋里掏出玫瑰经，然后拿着它，直视着我的眼睛。

“ 耶稣说过不应发誓，而我也不是在发誓。但是，当着神灵的面，我还是要对你说，我不希望他走上神职之路。我不希望他成为一名神父。

“ 他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服务上帝。那就是，留在你身边。 ”

我很难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不过，这是真的。

“ 他在那儿，’神父说。

我转身看。不远处停着一辆车。正是我们从西班牙开来的那辆车。

“ 他一般都是步行，’他微笑着说“ 这次，他是想给人以远道而来的感觉。 ”

雪浸湿了我的球鞋。然而，神父只穿着毛袜和开口凉鞋——于是我也就不准备叫苦了。

如果他能忍受，那我也行。我们开始往山顶上爬。

“还得走多久呀？”

“最多半个小时吧。”

“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找他。还有其他人。”

我看出他不想多说。也许是因为他得集中全力来爬山。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走着——雾气现在几乎全都散去。黄黄的太阳开始显露出来。

我第一次有机会一览山谷全貌；那下面有条河流经山谷，东一处西一处分散着几座村庄，而那圣萨万就卧在山坡上。我辨认出教堂的尖顶、之前我没发现的公墓，还有那些朝向河流的中世纪房屋。

在我们刚才经过的下方不远处，一个牧人正放牧着一群羊。

“ 我累了，”神父说。“ 咱们歇会儿吧。”

我们把一块大石上的雪掸干净，然后就靠在上面休息。神父在出汗，而且他的脚一定冻得够戗。

“ 愿圣地亚哥帮我保存力量，因为我仍想再次走过他走过的路，”神父转向我说道。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就打算换个话题。

“ 雪地上有脚印，”我说。

“ 有些是猎人的脚印。有些则是那些想重温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脚印。”

“ 什么传统？”

“ 就是圣萨万的传统。退出尘世，隐遁深山，观赏上帝的荣光。”

“ 神父，我得弄明白一点。直到昨天，我都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徘徊在宗教生活和婚姻生活之间。今天，我发现这个男人创造奇迹。”

“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创造奇迹，”神父说道。“ 耶稣说 哪怕我们有芥菜籽大小的信仰，我们都可以对大山说：‘ 移动！’大山将会应声而动。”

“ 我不想听宗教课，神父。我爱一个男人，我想更多地了解他，理解他，帮助他。我不在乎别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神父深深吸了口气。他犹豫片刻，然后说：

“ 有位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岛子上研究猴子的科学家，他终于教会了一只母猴在吃香蕉之前要先拿到河里去洗洗。洗掉沙土脏物，食物就好吃多了。”

“ 他做这事只是因为他在写一篇关于猩猩学习能力的论文，当时他也想不到会引来什么结果。所以，当他看到岛上其

他猴子都开始模仿那只猴子时,他惊讶不已。”

“到后来,在风和日丽的一天,当一定数量的猴子学会洗香蕉时，其他岛上的猴子也都学会了。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这其他岛上的猴子并未与那个岛上的猴子有过任何接触。”

他停了下来。

“你明白了吗?”

“不明白,”我说。

“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最通常的解释是当一定数量的人进化时，整个人类就都进化了。我们不知道这一定数量是需要多少人,但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正如无原罪始胎的故事一样,”我说。“它出现在梵蒂冈智者们面前,也同样出现在没什么文化的农妇面前。”

“这个世界有一个灵魂,到了某一时刻,这灵魂就会同时在每一件事物上每一个人身上产生作用。”

“一个女性的灵魂。”

他笑了，但没说为什么。

“实际上这无原罪始胎的教义不只是梵蒂冈的事，”他说。“八百万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给教皇，请他认可这一教义。签名人来自世界各地。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第一步吗?神父。”

“什么第一步?”

“让圣母被认作上帝女性一面的化身的第一步。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是上帝男性一面的化身了。”

“你想说什么呢?”

“我是想说还需要多久要我们来接受其中有一位女性的

三位一体呢？也就是说圣灵、圣母和圣子的三位一体呢？”

“咱们继续赶路吧，”他说。“站在这儿不动太冷了。”

“ 刚才,你注意到我的凉鞋了,’他说。

“ 您看出我的心思了 ?’我问。

他没做回答。

“ 我给你讲一点有关我们这一教派成立的历史吧，” 他说“ 我们赤脚圣衣会是根据阿维拉的圣特雷萨[1]所订规章成立的。穿凉鞋就是规定的一部分，有能力控制躯体就是有能力控制精神。

“ 特雷萨是个美丽的女人,她被父亲送进修道院,为的是让她能受到纯正的教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当她走在走廊里时,开始与耶稣对话。她如醉如痴,不能自拔。很快,她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她看到圣衣会修院都快变成婚姻介绍所了，于是决定创建一个严格遵循基督和圣衣会原始教义的派别。

“ 圣特雷萨必须战胜自己，必须面对当时的各种强权——教会和国家。尽管如此，她仍勇往直前，坚信自己有责任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 有一天，正当她感到自己的灵魂在渐渐衰弱时，一个衣

衫褴褛的女人出现在她留宿的地方。这个女人非要跟特雷萨谈谈不可，男房东给了她一些施舍，但她不要，她只要跟特雷萨说了话才走。

"就这样这个女人在门外不吃不喝地等了三天。出于怜悯，特雷萨让把她叫进来。

"'不行啊，'男房东说。'她是个疯子'

"'如果我听信所有人,最后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个疯子,'特雷萨说。'也许这个女人有和我一样的疯狂：十字架上基督的疯狂。'"

"圣特雷萨与基督交谈过,'我说

"是的,'他说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这个女人受到了特雷萨的接待。她说她叫马利亚·德·耶稣·耶佩斯，从格拉纳达来。她说圣母在她面前显灵要她遵循原始教规创建一个修道院时，她还是圣衣会的一个新教徒。"

"正如圣特雷萨一样,'我心中暗想。

"见到圣母显灵的那天,马利亚·德·耶稣就离开了修道院，她赤脚一直走到了罗马。她的朝圣之旅长达两年——一路上,她风餐露宿,顶寒抗暑,靠乞讨靠人施舍为生。最后,她终于到达了罗马，这真是一个奇迹。然而更伟大的奇迹是教皇庇护四世[2]接见了她。"

"因为教皇正如特雷萨及其他许多人一样，正在思考着同

[1] (阿维拉的)圣特雷萨(1515—1582)又译'德肋撒',西班牙天主教奥秘神学家，著名女信徒倡导加尔默罗会改革运动,一五六二年在阿维拉建立圣约瑟女隐修院，有重要灵修著作。

[2] 庇护四世(1499—1565)：意人利籍教皇。

一件事情，'我总结性地说。

正如贝尔娜德特不知梵蒂冈的决定，正如其他岛上的猴子不知别处所进行的试验，也就是说马利亚·德·耶稣和特雷萨并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有些事情开始有意义了。

我们正走在一片森林里。高高的树枝上挂着积雪，迎接着第一道阳光。雾已完全消散。

“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神父。”

“ 是的。在某一时刻世界上许多人同时收到同一指示。 ”

“ 去追寻你的梦想吧，把你的生命变成通往上帝的道路。去实现奇迹。治愈病人。预言。倾听守护天使。改变自己。成为一名战士，让幸福伴随你战斗。 ”

“ 去冒险。”

眼下已是一片光芒。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刺得人睁不开眼。然而，与此同时，这雪景似乎是在补全神父的话。

“ 这些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

“ 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故事英勇的一面。然而你一点也不了解这些英雄人物的灵魂。 ”

他停顿了好久。

“ 他们的痛苦 ,”他接着说道。“ 有变革 ,就有殉道者。在人们能够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之前，是需要有人做出牺牲的。这

些人要面对嘲笑、迫害、对他们所做之事的不信任。”

“教会烧死了巫婆,神父。”

“是的。而且罗马当局还把基督徒投向狮子。那些死于火刑和竞技场上的人，很快就升入永恒的天堂—— 这是好事。

“然而今天,为光明而战的战士所面临的处境,比起那些光荣献身的殉道者来，要糟得多。他们是一点一点地被耻辱和凌辱所吞噬。这正是发生在圣特雷萨身上的事——她痛苦地过着余生。这正是发生在法蒂玛那里几个快乐孩子身上的事：雅辛塔和弗朗西斯科几个月后就死了；卢西亚进了修道院,从此就再也没出来。”

“那不就和贝尔娜德特的情形一样了吗？”

“是的。她得忍受监禁、凌辱和不被信任。他肯定把这些都告诉你了。他肯定把圣母显灵时说的话都讲给你听了。”

“讲了一些,”我说。

“在卢尔德显灵时,圣母所说的话,写下来不足半页纸 就是这样，圣母还专门对牧羊女说：‘我不向你保证你在人间的幸福。’为什么在圣母少有的几句话里还有一句用来警示和安慰贝尔娜德特呢？因为圣母知道，一旦贝尔娜德特接受使命，前面等待她的将是痛苦。”

我望着太阳、白雪,还有那光秃秃的大树。

“他是一位革命者,”神父带着谦恭的声色继续说道。“他有能力，他能与圣母交谈。如果他能集中好力量，能够走在最前面，成为人类精神改造的领袖之一。世界正经历一个重大时刻。

“如果他选择了这条路,那他将面对许多痛苦。天启来得早了。我非常了解人类的灵魂，明白等在前面的是什么。”

神父转向我，然后抓住我的双肩。

“拜托了，”他说，“让他远离等待他的痛苦和悲剧吧。他是经受不住的。”

“我理解您对他的爱，神父。”

他摇了摇头。

“不，你根本不理解。你还太年轻，不了解人间的险恶。此时此刻，你也视自己为一个革命者。你想和他一起去改变世界，开拓道路，让你们的爱情故事成为流芳百世的传奇。你还认为爱情必胜。”

“不能吗？”

“能。不过，得在特定的时候。在天国战争结束之后。”

“我爱他。我不需要等到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才让我的爱情取胜。”

他的目光投向了远方。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①”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②”

“多么忧伤呀。”我说。

“这是《诗篇》里一篇的头几句。这是关于流放的诗句，那些人想回到希望之乡，但不能如愿。流放仍要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时候未到就想回天堂的人，我能做点什么能使他们免于痛苦呢？”

“什么也做不了，神父。绝对是什么也做不了。”

①②参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一三七篇。

“ 他在那儿，’神父说。

我看见他了。大约离我有两百米远，他正跪在雪地上。我看见他没穿衬衣，即使离这么远，我也看出他皮肤冻得发紫。

他低着头，双手合十，正在祷告。我也不知是不是受到头天晚上那个宗教仪式的影响，或是那个拾柴女人的影响，看着有人带有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我很感动。有人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他与上帝心灵相通，上苍的光辉照耀着他的精神。他周围闪闪发亮的白雪似乎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 在这山上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神父说。“ 他们持久地祷告，与上帝和圣母交谈着。他们倾听天使、圣人、预言、至理名言，然后把这一切传达给一小群信徒。只要这样继续下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 然而，他不会呆在这里的。他将去漫游世界并传播圣母的思想。教会现在还不需要这个。而且这世界正手持石块准备砸向首先触及这事情的人。 ”

“ 而且还手持鲜花准备献给后继之人。”

“ 没错。不过 ,这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神父朝他走去。

“ 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

“ 去让他从痴迷中醒来。去跟他说 ,我喜欢你。我祝福你们的结合。我想在这个对他而言神圣的地方，告诉他这些。 ”

我开始因害怕而感到恶心，一种无名的害怕。

“ 我得想一想 ,神父。我不知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 不对的 ,”他说“ 许多父母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犯错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为孩子着想。我不是他的父亲，而且我知道我的做法有误。但是我得完成自己的使命。 ”

我越来越焦虑 。

“ 我们不要打断他 ,”我说“ 让他完成他的沉思。”

“ 他不应该在这里。他应该和你在一起。”

“ 也许他正在和圣母对话。”

“ 也许吧。就算是这样 ,我们也得过去。如果我跟你一起过去，他就会知道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他知道我的想法。 ”

“ 今天是无原罪始胎日 ,”我固执地说“ 对他来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昨天在洞穴前我目睹了他的欢快。 ”

“ 无原罪始胎日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 ,”神父说“ 然而眼下我不想讨论宗教。我们过去找他。 ”

“ 为什么要在现在呢 ,神父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呢 ?”

“ 因为我知道他正在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他可能选择错误的道路。”

我转过身去，开始朝我们上山来的方向走下去。神父从后面追来。

“你在干什么呀？你没看到只有你才能救他吗？你没看出他爱你吗？你没看出他会为了你而放弃一切吗？”

我越走越快，神父很难跟上我。尽管如此，他还是紧追不舍。

“在这个时刻，他正在做出选择！他可能选择放弃你！”神父说。“你要为你所爱的而奋斗！”

然而，我并没有停下来。我拼命加快步伐，把大山、神父、还有各种抉择甩在身后。我知道跟在我身后追赶的人能看穿我的思想，而且知道让我回头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他仍坚持着，争辩着，不到最后不罢休。

最后，我来到了半个小时前我们曾靠着休息过的那块大石头处。我筋疲力尽，一头躺倒在地上。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逃离这里，就一个人呆着好好想想。

几分钟后，神父也赶到了，他也累得够戗。

“你看见我们周围的群山了吗？”他问道。“它们不祷告，它们本身就是对上帝的祷告。它们如此是因为它们在这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在此位置上一直呆下去。早在人类望天空，听雷鸣，问是谁创造了这一切之前，群山就已经屹立在那里了。我们生，我们受苦，我们死，然而群山却永存。

“有时我们需要想一想如此努力值得吗。为什么不能像群山一样——智慧、古老而又在其合适的位置上呢？为什么要冒种种风险去改变几个人，而他们转眼就忘了你所教的东西去寻求新的冒险了。为什么不期待着一些猴子学会后，其他岛上的猴子没有什么痛苦地也都学会了呢？”

“您真的这样想吗，神父？”

他沉默了片刻。

“你也能看出别人在想什么？”

“没有。不过，您如果这样认为，那您就不会选择宗教生活了。”

“有多少次我试着想搞明白我的命运，”他说“但没有做到。我同意成为了上帝军团中的一份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试图向人们解释为何存在悲惨、痛苦和不公正。我要求人们成为好的基督徒，而他们却问我：‘世上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苦难，你让我如何相信上帝？’

“我试图去解释那没有解释的事物。我试图去说明我们都被卷人其中的天使间的计划和战斗。我想说明当某些人有足够信心来改变这一局面时，世界各地其他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然而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什么也不去做。”

“他们像这些大山一样，”我说“它们美丽雄伟。面对它们的人，无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这是上帝对我们爱的活生生的见证，然而这些山的命运仅仅起个见证作用。

“它们不像河流，流淌不息，改变着沿途的风景。”

“是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像山那样呢？”

“也许是因为山的命运可怕吧，”我回答说“它们被迫永远观赏着同一风景。”

神父没说什么。

“我原先就是在学着成为大山，”我继续说“我一切事物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我本打算谋个公职，成个家，将父母传给我的宗教再传给我的子女——尽管我不再信仰它。

“而今，我决定放弃这一切去追随我所爱的男人。幸好我放弃了做大山——不然我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你的话很有见地。”

“我也对自己感到惊奇。以前我只会谈童年。”

我站起来,继续朝山下走去。神父不想破坏我的沉思,因而这一路下来都没跟我交谈。

到了大路后,我握着神父的双手,吻了一下。

“我想和您道别了。不过,我想告诉您我理解您,理解您对他的爱。”

神父脸上露出了微笑，然后他祝福了我。

“我也理解你对他的爱，’他说。

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沿着山谷走。我一路玩着雪，来到离圣萨万不远的一个城镇，吃了一块三明治，看了一会儿几个小男孩踢足球。

在另一个村镇的教堂里,我点燃一支蜡烛。我闭上眼,用头一天学来的方式祈求着。后来我就开始说一些无意义的词句，而眼睛则盯着祭坛后面的耶稣受难像。慢慢地，语言的能力在我身上出现。一切都比我想像得要容易。

看起来或许很蠢—— 喃喃自语,说一些从没见过的词,一些不着边际的词。然而圣灵在与我的灵魂交谈，说着我灵魂需要听的话。

当我感到心灵充分净化后，便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圣母啊,还我以信仰。愿我也能成为你的工具。请让我有机会通过我的爱去学习。因为爱从来没有把谁从自己的梦想中驱走。

“愿我能成为我爱之人的同伴与同盟。愿他去做一切他该做的事情—— 但在我身边。”

当我返回圣萨万时，夜幕几乎降临。那辆车就停在我们租的房子前。

“你去哪儿了？”他一看见我就问。

“出去走了走，作作祈祷，”我回答说。

他用力地拥抱我。

“看见你不在，吓得我够戗，以为你走了。你是我这世上的至宝。”

“你也是我的至宝，”我回答说。

我们在圣马丁·德·温克斯附近的一个村镇停了下来。因为前一天的雨雪，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比我们计划的时间要长。

“我们得找家开门的店，”他说着跳下了车。“我饿了。”

我没动窝。

“下来呀，”他打开我这边的车门催促道。

“我想问一个问题。一个自我们重逢后我一直没有问的问题。”

他神情马上严肃起来。我笑他这副样子。

“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吗？”

“非常重要，”我试图让自己显得严肃一点。“问题是这样 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说完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去萨拉戈萨，”他回答道，样子轻松下来。

我从车里跳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找还开门的饭馆。这么晚了，几乎不可能还有哪家在营业。

“不，不会不可能的。‘另一个自己’已不再和我在一起了。奇迹会发生的，”我对自己说。

“你什么时候得到巴塞罗那？”我问。

他没回答，一脸的严肃相。“我得回避这些问题，”我心想。“不然会让他觉得我想控制他的生活。”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在小城的广场上还真有一块招牌亮着 阳光之家。

“那里开着呢，咱们去那儿吃饭，”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红椒和鳀鱼摆成了星形，旁边摆的是切得几近透明的西班牙曼恰干酪片。

桌子中间燃着一支蜡烛，还有半瓶里奥哈葡萄酒。

“这里曾是中世纪的酒窖，”侍者说。

这么晚了，酒吧里几乎没什么客人。他起身去打了个电话，然后又坐回桌前。我本想问他给谁打电话——但这次我控制住了。

“我们这里营业到夜里两点半，”那个小伙子又说。“不过，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送上更多的火腿、干酪和葡萄酒，你们可以到广场上去吃。喝酒能驱寒。”

“我们在这儿不会呆太久的，”他回答说。“天亮之前我们还得赶到萨拉戈萨去呢。”

小伙子回柜台去了。我们又斟满了杯子。我又感到在毕尔巴鄂时所感到的那种轻松—— 微微的醉意帮助我们去说去听困难的话题。

“你开车开累了，而且我们又喝酒了，”我喝了口酒后说道。“今晚就别走了。来的路上我看见有家客店。”

他点头表示同意。

“你看这张桌子，”他说，“日本人用个‘涩’字来形容，简朴而又精美。人们口袋里装满了钱，去昂贵的地方消费，而且觉得这样才够档次。”

我又喝了点儿酒。

客店。又一个在他身边的夜晚。

贞洁感神秘地消失了。

“听一个神学院学生谈精美很奇怪，”我说着，并试着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我是在神学院学的。通过信仰，我们越是接近上帝，他就变得越是简单，他变得越是简单，也就越是显得强大。”

他的手在桌面上滑动了一下。

“基督是在锯木头、做椅子木床和柜子时，学会了自己的使命的。他是以木匠的身份来向我们展示，不管我们做什么，一切都可以把我们引向上帝的爱。”

他突然停了下来。

“我不想谈这个，”他说，“我想谈谈另一种爱。”

他抚摩着我的脸。

对他而言，酒让事情变得容易多了。对我也一样。

“你为什么突然停下来？你为什么不想谈上帝、谈圣母、谈精神世界呢？”

“我想谈谈另一种爱，”他再次说，“那种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享的爱，在其中同样存在奇迹的爱。”

我握住他的双手。他可以知道女神的伟大奥秘，然而，对于爱情，他比我多懂不了多少。虽说他游历很广。

他得付出代价：主动。因为女人付出的更高：整个付出。

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呆了好一会儿。从他眼里我看出那原始的恐惧，这是真爱用来考验我俩并且需要战胜的。我看出他还记得头一天晚上我拒绝了他，他还记得我们长时间的分离，以及他在神学院里为追求一个没有这些事情的世界所度过的岁月。

从他眼里我看出他千百次地想像过这一时刻这一场景的到来，想像过我应是什么发型，衣服是什么颜色。我想对他说“来吧”,我欢迎他,我的心已经取得胜利了。我想对他说我是多么爱他，这一时刻我期盼已久了。

然而,我仍沉默不语。像在梦中一样,我目睹了他内心的斗争。我看得出,他认为我会说“不”,他害怕失去我,他怕再次听到冷酷拒绝的话——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伤疤仍在。

他的眼睛开始闪亮起来。我知道他在战胜那一切障碍。

于是我抽出一只手，拿起一只杯子放在桌沿上。

“要掉下去的,”他说。

“没错。我就是想让你把它推下去。”

“打碎一只杯子?”

是的,打碎一只杯子。这只需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然而这其中包含着我们从未真正理解的恐惧。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曾不经意打碎过杯子，打碎一只便宜的杯子又有什么错?

“打碎一只杯子,”他又问了一遍。“为什么?”

“我可以给你一些解释,”我说。“然而,实际上,就是为了打碎而打碎。”

“为你?”

“ 当然不是。”

他看着桌边的玻璃杯，担心它会掉下去。

“ 正如你所说 ,这是一种仪式 ,’我想说“ 这是被禁止的。玻璃杯是不能有意打碎的。当我们在餐厅或是在家中时，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杯子放在桌边。在我们生活中是需要注意别让杯子掉在地上的。 ”

同时，我还想，一旦我们不小心把它们打碎了，我们会看到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侍者会说“ 没关系 ”，我也从没见过哪家饭店把打碎的杯子算在账单里。打碎杯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会伤害我们，不会伤害餐厅，也不会伤害他人。

我碰了一下桌子。杯子晃了晃，没有掉下去。

“ 小心 !’他本能地说道。

“ 打碎这只杯子 ,’我坚持道。

打碎这杯子，我心中想道，因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试着去体会我在心中打碎了比一只杯子更为重要的东西，然而我却为此而感到幸福。看一看自己内心的斗争吧，打碎这只杯子吧。

因为我们的父母总教导我们要小心杯子，要注意身体。教导我们儿时的恋情是不可能的事，教导我们不要让男人放弃事业，并告诉我们没人能创造奇迹，也不会有人不知去往何方就上路旅行了。

请打碎这只杯子，让我们挣脱这一切可恶的观念，不必凡事都要有个说法，不必总去做别人同意的事情。

“ 打碎这只杯子 ,’我再一次请求道。

他盯着我的眼睛。然后，他的手缓缓地在桌面上滑动，最后碰到了杯子。猛的一下，他把杯子推掉在地上。

杯子打碎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并没有装模作样地去说抱歉的话，而是冲着我微笑—— 我也报之以微笑。

“ 没关系，’侍者喊道。

然而他并没去听。他站起来，抓住我的头发，亲吻着我。

我也紧紧抓着他的头发,我用力抱着他,咬他的嘴唇,我感到他的舌头在我口中搅动。这是期待已久的亲吻——早在我们童年的河畔，当我们还不懂什么叫爱时，这个吻就已等在那里了。当我们长大时，这个吻悬在了空中，它随着一枚纪念章游历了世界，它藏在了供谋取一个公职的教科书里。这是一个遗失了多少次，而今又被找回来的吻。经历了多少年的寻找，经历了多少次幻想的破灭，又做了多少不可能的梦之后，这个亲吻终于来了。

我用力吻着。酒吧里那不多的几个人应是看到了，而他们会觉得这不过是个亲吻罢了。他们不知道这一吻是我一生、是他一生、是满心梦想在阳光下寻求自己道路的人一生的浓缩。

这一吻胜过我一生中所有的快乐。

他脱下了我的衣服，带着恐惧带着欲念进入了我。我感到有点疼，然而这又何足轻重。甚至这时的欢悦也不值一提了。我双手抚弄着他的头，听着他的喘息，我感谢上帝，因为他就在这里，在我身体里，让我感到这仿佛是我的初夜。

我们一整夜都在做爱，都在缠绵——睡、梦、爱在不断交替。我感到他在我的身体里，我紧紧抱着他，想确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想不让他突然离去——不要像那些某一天住进旧城堡改成的旅馆里的游侠骑士一样说走就走。静默的石墙仿佛在讲述着痴情女子的故事，她满含泪水，依窗远望，在苦苦地等待，寻找着一丝丝迹象或希望。

不过，我向自己保证，我不会是这种结果的。我永远不会失去他的。他会永远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眼望着祭坛后面的耶稣受难像，听到了圣灵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我没有犯错。

我将成为他的伴侣，我们将一同去开发即将重建的世界。我们将去宣扬圣母，我们将在大天使米迦勒身边战斗，我

们将一起去体验先驱者的痛苦与狂喜。这就是圣灵的声音——而我已重新获得信仰，我知道圣灵的话是真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九日,星期四

我醒来的时候,他的胳膊仍放在我胸上。天已大亮,附近教堂传来阵阵钟声。

他亲吻了我，双手再次抚摩我的身体。

“咱们得走了,”他说“假期今天就结束,路上一定很堵。”

“我不想回萨拉戈萨,”我说“我想直接去你要去的地方。银行呆会儿就开门,我可以用卡取点儿钱,然后去买几件衣服。”

“你说过你没多少钱的。”

“我自己想办法。我得毫不留情地与我的过去决裂。如果回萨拉戈萨,我可能会认为我在做蠢事,我会想考试时间快到了，我俩先分开两个月，等考试完了再说。

“而如果我通过了考试，可能就不想离开萨拉戈萨了。不，我不能回去。我必须拆毁连接我与过去那个我的桥梁。”

“巴塞罗那,”他自言自语道。

“什么?”

“没什么。咱们走吧。”

“你不是还有个布道会吗？”

“还有两天呢，”他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怪。“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想直接去巴塞罗那。”

我下了床。我不愿想这些事。就像和某人共度初夜后醒来时一样：带点儿拘谨带点儿羞涩。

我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看见外面是一条小街。街上房子的凉台上都晒着衣服。教堂的钟声还在响着。

“我有个主意，”我说。“咱们到小时候去过的一个地方去，那地方我后来再也没去过。”

“哪儿？”

“彼德拉修道院。”

我们出旅馆时,钟声还在响,于是他就提议到教堂去看一眼。

“除了教堂、祷告、仪式,我们没做其他什么事,’我说。

“我们做爱了,’他说“我们还醉了三次。我们在山中走过。我们在严厉和慈善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我又说傻话了。我必须适应一种新的生活。

“对不起,’我说。

“我们就进去一会儿,这钟声是一个征兆。”

他说得对,而我只是在第二天才明白这一点的。也没搞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征兆,我们就上车了,开了四个小时后,到达了彼德拉修道院。

修道院的屋顶已经耷拉下来，除了一个有头外，其他为数不多的雕像的头都不翼而飞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昔日，这地方应是庇护过一些意志坚强的人，他们让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保持干净，让每一个坐凳上都坐上一位当时的强有力人物。

而眼前我所看到的只是断垣残壁。小时候，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玩耍，把废墟当城堡，我在这里寻找着自己的白马王子。

多少个世纪以来，彼德拉修道院的修士们一直让这里成为他们的天堂。它位于谷底，得天独厚地拥有邻近村庄所企求的东西：水。彼德拉河在这里分布出许多瀑布、支流和湖泊，因此周围植物繁茂。

不过，只要走出几百米，出了峡谷，满眼就是一片荒芜凄凉了。这条河流经峡谷出去后就变成一条小小的水流了，仿佛峡谷耗尽了它的青春和力量。

修士们心知肚明，所以他们向邻近村民收取很高的水

费。修道院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教士与村民为水而争、无数战斗的历史。

到最后,在多次震撼西班牙的战争中,有一次,彼德拉修道院变成了军营。战马穿堂而过，士兵就睡在长凳上，讲着黄色故事，并且和邻近村庄的女人做爱寻欢。

复仇，虽说来得迟了，但终于来了。修道院被洗劫被毁坏。

修士们再也没能重见他们的天堂。在之后的许多次战役中，有一次，有个人说邻近的村民实践了上帝的一句警言。耶稣曾说“:当让口渴的人取得水喝”,然而神父们却对此充耳不闻。因此，上帝就把这些自认为是大自然主人的人驱逐了。

而且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尽管修道院的大部分都已重建并改成旅店，然而，主教堂仍是一片废墟。附近村民的后代从未忘记他们父辈为了这大自然免费提供的东西而付出的高额代价。

“这惟一还带着头的雕像是谁?”我问。

“阿维拉的圣特雷萨,”他回答说。“她有力量。即使在复仇怒火最盛的战争中，也没有人敢碰她。”

他拉起我的手，走了出去。我们沿着修道院宽敞的回廊走着，我们登上宽宽的木梯，看见蝴蝶在修道院内花园里飞舞。我回想着这修道院里的每一个细节——因为小时候我来过这里，而且旧时的回忆似乎比新的更为生动。

回忆。这个星期之前的岁月像是另一个我所经历的。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一时期，因为那里面没有爱情之手的触摸。我觉得我年复一年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每天以同样的方式

醒来,做着同样的事,做着同样的梦。

我想起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以及我的许多朋友。我想起自己耗费了漫长时光去争取一件我所不想要的东西。

我为什么会去做那些？我找不出答案。也许是因为我懒得去想其他的道路。也许是因为我害怕着别人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改变自己太费气力。也许是因为人们注定要重复前人的脚步，直至——我记得院长神父说过——出现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行事。

于是,世界变了,我们也就跟着变了。

然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命运将原本属于我的还给了我，并且让我现在有可能改变自己，并帮助改变世界。

我再次想到那些大山和我们散步途中所遇到的登山者。他们很年轻,鲜艳的衣服很醒目,雪中迷路易于被发现,而且他们知道上到山顶的正确之路。

山坡上已经钉好铝钉，他们只需挂上钩子穿动绳子安安全全地往上爬就是了。他们来此是为了寻求一种假日探险，等到了星期一，他们会带着已向自然挑战并且战胜了自然的心情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然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探险者是那些先驱者，是那些决定探明道路的人。其中有些人还未曾到一半就坠入岩缝而亡。有些人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些人失踪不见了。不过，终于有一天有人到达了山顶。

这些人是首先一览群山小这美丽风景的人，他们欣喜若狂。他们迎风险而上并取得了成功，他们这时可以以此来告慰为之而献身的在天之灵了。

山下的人或许会想“:山上什么也没有,不就是有一个风

景吗。这里有什么恩宠可言？”

然而,最初的登山者知道其中的恩宠何在,接受挑战,勇往直前。他知道每一天和每一天都不一样，而且每一天的早上都带着自己的特有奇迹而来,带着它的神奇时刻而来,在这之中旧的宇宙被摧毁，新的星辰在诞生。

第一个登上山顶的人望着山下那些冒着炊烟的小房子，肯定也会问“:他们每天的日子不会有什么区别的,这里有什么恩宠可言?”

而今，所有的山都被征服，宇航员已在太空漫步，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岛屿——哪怕是再小的岛屿——没被发掘。然而，尚有不少精神领域里的伟大冒险有待进行，而其中之一现在已摆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种恩惠。院长神父并不明白。这些痛苦并不伤人的。

能够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无上幸福的。终有一天人们会知道人是有能力去讲天使的语言，我们大家都有圣灵赐予的才能,我们都可以去创造奇迹,去给人治病,去预言,去理解。

整个下午我们都是在峡谷中漫步，回忆着童年的时光。这于他还是头一次。在我们直到毕尔巴鄂的旅行中，他似乎对索里亚已没什么兴趣。

然而现在，他细细向我询问我们每一个朋友的情况，他想知道他们日子过得是不是幸福，他们都在干什么。

我们最后来到彼德拉河上最大的瀑布处——它汇多条小支流为一处，飞泻直下，高达近三十米。我们站在瀑布旁，听着震耳的水声，观赏着水雾中的彩虹。

“马尾瀑，”我说。我惊奇自己这么多年后还记得它的名字。

“没错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他当然知道！瀑布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石洞。小时候，我们第一次从彼德拉修道院玩儿回来之后，一连几天都谈论那个地方。

“那个山洞，”他说了出来。“咱们去那儿！”

要穿过飞泻的水幔是不可能的。昔日修士们就在瀑布的

最高点开了一个隧道，向下一直通到山洞的背后。

找到入口并不难。要是在夏天，或许还有光亮，而现在就我们两人，隧道里一片漆黑。

“我们就这样进去？”我问。

“当然了。请相信我好了。”

我们进了瀑布旁的洞口开始往下走。虽说眼前漆黑一片，但我们知道该往哪儿走——而且他说要我相信他。

“谢谢你，上帝，”当我们往地下越走越深时，我在想，“因为我是一只迷途羔羊，是你把我领了回来。因为我的生活已经死亡，是你又让它再生。因为爱已不在我心中，是你又让我有了爱的情怀。”

我抓着他的肩头。我的爱人正在黑暗中引导着我行进，他知道我们会重见光明，我们将为之而欢呼雀跃。或许在我们将来的生活中会出现与现在相反的情况，那么就让我以相同的爱相同的有把握来引导他，直至到达安全地带，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休息。

我们缓慢地行进着。这洞似乎没有尽头。或许这又是一个仪式——我生活中没有光明时代的终结。走在这隧洞里，我想到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浪费了许多时间，就是想在一块连草都不长的地方扎下根来。

然而，上帝是仁慈的，他让我找回了失去的激情、梦想中的冒险、我一生中——尽管是在无意中——一直等待的男人。对于他要离开神学院，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因为正如神父所说，有许多种方式可以服务上帝。从现在开始，我也有机会来服务上帝，来帮助他人——一切都是因为他。

我们将走向世界，他给他人带去慰藉，我给他带来慰藉。

“谢谢了,上帝,谢谢你让我能去服务。教导我无愧于此吧。请给予我力量，让我成为他使命的一部分，同他一起行走在人间大地，去重新展开我的精神生活。愿我们所有的日子都像这般—— 周游四方，治愈病人，慰藉愁者，宣扬圣母对我们所有人的爱。”

突然，我们又听到了水声，阳光照亮眼前的道路，黑暗的隧道变成了这地球上最美的风景之一了。我们身处一个有大教堂之大的巨大山洞里。洞穴三面都是石壁，第四面就是马尾瀑布了，瀑布飞泻而下，落入我们脚边祖母绿般碧绿的潭水中。

夕阳透过瀑布，潮湿的石壁闪闪发亮。

我们靠在石壁上，默默无语。

从前，当我们还是孩子时，这地方是海盗的藏身之地，也是我们幼稚幻想中的藏宝之地。而今，它是大地母亲的奇迹；我感到我正在她的腹中，我知道她在这里，她用石壁保护着我们，用水流洗刷着我们的罪。

“ 谢谢，’我大声说道。

“ 你在谢谁呢 ?”

“ 谢她。还有谢你，让我重新找回信仰。”

他走到地下水潭旁，观赏了一下潭水，然后笑了。

“ 到这儿来，’他说。

我走了过去。

“ 我得告诉一些你还不知道的事情，’他说。

他的话让我感到不安。然而看到他目光平静，我的心又放了下来。

“ 这大地上所有人都有一种才能，’他开始说道‘ 有些人自然就表现出来，而有些人则需要努力才能发掘它。我在神学院努力四年磨练了这种才能。 ”

现在我得‘ 与他做戏 ”,就像当时那个老人不让我们进教堂时他说的方式。

我得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 这没有什么不对，’我心想‘ 这里是表现喜悦而不是表现失望的台词 。”

“ 你在神学院做什么了 ?’我问,想不失时机地演好自己的角色。

“ 这不重要，’他说‘ 事实是我发展出一种才能。当上帝希望我去做时，我能给人治病。 ”

“ 那太好了，’我回答说 ,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我们以后就不必花钱看病了 !”

他并没有笑。我则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 我通过那些你已看到过的活动仪式来发展自己的才能，’他继续说‘ 起初 ,我感到惊讶 我祷告 ,我祈求圣灵显现 ,我用自己的双手还病人以健康。我开始有了名气 ,每天神学院门口都有人排队等我救助他们。在每一个感染和发臭的伤口上我都会看到耶稣的伤。 ”

“ 我为你而骄傲，’我说。

“修道院里有很多人反对我，而院长则全力支持我。”

“我们将继续这项工作。我们将一起去周游世界。我可以去清洗伤口,你为他们祷告,上帝则展示奇迹。”

他把目光从我这儿移开，投向潭水。好似洞中有什么在显灵——有点儿像那天我们在圣萨万井边喝醉时的感觉。

“我已跟你说起过,我想再讲一遍,”他继续说。“有一天夜里，我醒了，屋里一片光亮。我看到了圣母的脸，见到她仁爱的目光。从那天起，我开始时常见到她。我不可能想让这情景出现就出现，但她却是时常出现。

“这时，我已在教会真正革命者的行列之中了。我知道自己在这世上的使命，除了给人治病外，还要为人们重新接受上帝–圣母这一观念铺平道路。女性原则，仁慈之柱将重新建立——智慧的殿堂将在人们心中重建。”

我凝视着他。他原本紧绷的神情，现在舒展平和下来。

“这是有代价的。这代价是我准备付出的。”

他不说了，不知如何继续讲下去。

“你说‘你准备’是什么意思?”我问。

“女神之路好像只用言语和奇迹就可以来铺展。然而,这世界却不是这样运转的。事情是很艰难的，其中有眼泪、不被理解和痛苦。”

“那个神父试图把恐惧置于他的心中。而我将是他的安慰。”我心想。

“这不是痛苦之路,这是一条光辉的服务之路,”我说。

世上大多数人还不相信真爱。

我觉得他有什么要说却说不出来。也许我能帮助他。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插话说。“那第一个登上比利

牛斯山顶的人,觉得没有冒险的生活无恩宠可言。”

“ 你这恩宠怎么讲 ?他问我,而且我看到他表情又紧绷起来“ 在圣母众多称号中就有一个叫‘ 恩宠圣母 ’—— 她慷慨的双手向一切懂得领受的人撒下祝福。

“ 我们不能去评判他人的生活,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痛苦和取舍。你认为你的路是正确之路是一回事，你认为你的路是惟一之路又是另一回事。

“ 耶稣说过 我父之家有很多住处。才能是一种恩宠。然而，知道尊严地生活、去爱同类、去工作也是一种恩宠。马利亚在人间的丈夫努力去展示默默无闻工作的价值。尽管他不怎么抛头露面，然而是他让自己的妻儿有房住有饭吃，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的工作和他们的一样重要，虽说没有人来判定其价值。”

我什么也没说。他握住了我的手。

“ 原谅我没耐性。”

我吻了他的手，将他的手放在了我脸上。

“ 这就是我想向你解释的，’他说着,再次微笑起来“ 从我再次见到你的时候起，我就明白我不能因我的使命而让你受苦。”

我开始感到不安起来。

“ 昨天我骗了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继续说。“ 其实我没去神学院,我是上山与圣母交谈去了。

“ 我跟她说,如果她希望我那样去做,我将会离开你去继续我的道路。我仍去为排在门口等候的患者看病，半夜出门去旅行，去接受否定信仰之人的不理解，去遭受那些不相信爱能拯救人的人们的厚颜目光。如果她要求我这样，我会放弃

我在这世上的最爱，那就是 你。”

我又想起那位神父。他是对的。那天早上一种抉择正在进行中。

“然而，”他继续说。“如果我可以从这痛苦中挣脱出来，我承诺我将通过对你的爱而服务世界。”

“你在说什么呀？”我吃惊地问道。

他好像没听见我一样。

“不必移动大山来验证自己的信仰，”他说。“我已做好准备独自面对痛苦，而不去与别人分担。如果我继续走那条路，我们将永远不会有一间挂有白色窗帘及看得见山间风景的房子。”

“我不想听这房子的事，我根本就不想走进这房子！”我说道，努力不让自己叫喊起来。“我想伴你而行，和你一起去战斗，和你一起去做冒险的先锋。难道你不明白吗？是你让我重新有了信仰！”

太阳已移动了地方，这时阳光直射在石洞的墙壁上。然而美景开始失去了意义。

上帝把地狱藏在了天堂里。

“你不知道，”他说道，我看见他的目光含有请我理解的神色。“你不知道那里的风险。”

“然而你却因为有风险而幸福！”

“我是因为有它而幸福。然而那是我的风险呀。”

我想打断他，但他不听我说。

“所以，昨天我祈求圣母创造奇迹，”他继续说。“我祈求她收走我的才能。”

我不相信我所听到的。

“我有一点儿钱，还有多年来旅行的经历。我们能去买幢

房子，我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就像圣约瑟那样，默默无闻谦恭地服务上帝。我不需要再用奇迹来让我保持信仰，我需要的是你。”

我双腿发软，觉得自己快要晕倒了。

“就在我祈求圣母收回我才能的时候，我开始讲那些奇特语言了，”他继续说。“那些语言对我说：把双手放在大地上。你的才能将从你身上脱出，回到圣母的怀抱。”

我惊恐不已。

“你不会……”

“是的，我照做了。我照圣灵的启示去做了。浓雾开始消散，阳光又洒满群山。我感到圣母理解了我，因为她也深深地爱过。”

“然而她去追寻她的丈夫了！而且她接受了她儿子所走的道路！”

“我们没有她的力量。皮拉尔。我的才能将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去—— 它从不会被浪费的。”

“昨天在那个酒吧里，我已经给巴塞罗那那边打了电话，让那边取消了我的布道会。我们去萨拉戈萨，你在那里认识人，我们可以从那里起家。我马上就会找到工作的。”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皮拉尔！”他叫我。

然而，我已经顺着隧道往回走了，而这时已经没有一个亲密的肩膀来引导我—— 身后跟着的是一群要死的病人，还有那些将会受苦的家庭、将不会展现的奇迹、不会装点世界的笑容以及将永远屹立的群山。

我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几乎有形的黑暗包围着我。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

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对那天晚上的记忆是那么的混乱空泛。我只知道我快要死了 ——但是却想不起他的面容,也记不起他把我带向何方。

我真想回忆起那天晚上，为的是能把它从我心中驱逐。然而我却做不到。我从那漆黑的隧洞出来时，外面早已夜幕降临，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天空中看不到一颗星星。我记得我是很茫然地走到车前，拿起自己的行李背包，然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走起来。我应该是一直走到大路上，想搭趟便车回萨拉戈萨，不过，没搭上。最后我又回到了修道院的花园里。

到处都是水声，四下全是瀑布。我感到不论我走到哪里，都有圣母的身影。是的，她曾爱过这个世界，她对世界的爱不亚于上帝—— 因为她也曾让自己的爱子为了人类而牺牲。然而她是否懂得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呢？

她可以说为爱而痛苦过，然而那是另外一种爱。她那天堂的新郎明了一切，并创造奇迹。她那人间的新郎则是一个

普通的劳动者，他相信梦中的一切。她从来不知什么叫遗弃一个男人和被一个男人遗弃。当约瑟因为她怀了孕而要把她从家中赶走时，天上的新郎马上派来一名天使阻止事情的发生。

她的儿子离开了她。不过，孩子长大后总要离开父母的。因为爱同类、爱这个世界、爱自己的孩子而受苦，还是好忍受的。这种苦让人感觉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高尚伟大的痛苦。因为爱一项事业，或是倾心一种使命而受苦，也易忍受。因为这只能让受苦之人的心灵变得伟大。

然而，如何来解释为一个男人而受的苦呢？无法解释。这种受苦让人感觉仿佛是在地狱中，因为没有高尚和伟大——只有悲惨。

那天夜里，我躺在冰凉的地上，而寒冷很快就让我失去了知觉。一时间我想到如果我不盖上什么东西就可能冻死——然后呢？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在一个星期里就被慷慨地给予了我，然而却在一分钟里就被夺走了，让我都来不及说上什么。

我的身体因寒冷而开始颤抖起来，那我也不在乎了。这颤抖将会慢慢停息下来——因为它为了使我暖和起来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再也无能为力了。于是，我的身体就会恢复以往的平静，而死亡就会把我拥入它的怀抱。

我颤抖了有一个多小时。而后，平静到来了。

在闭上双眼之前，我开始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她给我讲一个我儿时听她讲过的故事，那时竟不知这故事是在讲我。

“一个小伙和一个姑娘疯狂地恋爱了，”在梦境与神志不清之中，我听见母亲在说。“他们决定订立终身，因而彼此要交换信物。

“小伙子很穷，他惟一的财产就是祖父留给他的一块表。

想起爱人那一头秀发，他就决定把表卖掉好给她买一个银色的发卡。

“ 姑娘也没钱给自己的心上人买礼物。于是她就到当地最大一个商人的店里把头发给卖了。然后她用这钱给爱人买了一条金表链。

“ 在订婚的日子里,他俩见面后,她送给他表链,可那表已经卖了,他送给她发卡,而那秀发也已剪掉了。”

我被一个男人摇醒了。

“喝下去！”他说。“快喝！”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力气抗拒。他打开我的嘴，给我灌下一种烧心的液体。我注意到那个男人只穿着衬衣——而我则穿着他的外衣。

“再喝点儿！”他坚持道。

我不知道眼下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如此，我还是照做了。然后我重又闭上了眼睛。

等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在修道院里了，一个女人正在看着我。

“你差点儿死了，”她说，“要不是修道院的警卫，您就不会在这里了。”

我昏昏沉沉笨拙地爬起身来。头一天的片段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真希望当时那个警卫没有路过那里。

不过，死神已与我擦肩而过。我还要继续活下去。

那个女人把我领到厨房，给我端上来咖啡、饼干和抹油面包。我也没问什么，也没解释什么。当我吃完之后，她把我的背包交还给我。

“看看东西都还在不在，”她说。

“应该在吧。我也没有什么东西。”

“你有你的生命呀，我的孩子。一个长长的人生。善待自己的生命吧。”

“这附近有座城市，城里有座教堂，”我说道，只想哭出来，“昨天，在我还没到这里之前，我进去过，我是和……”

我不知该怎么说。

“……和一个儿时的朋友。我当时已厌烦参观教堂了，而那时教堂正在敲钟，他说那是一个征兆，我们应该进去看看。”

那个女人又给我倒满一杯咖啡,她自己也倒了一点儿,然后就坐下来听我讲故事。

“于是我们就进了教堂,”我接着讲,“里面很暗,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去发现是什么征兆，而看到的无非还是那些祭坛和圣像。突然，我们听到上面有动静，那里有架风琴。

“是一群男孩子,他们抱着吉他,正在调音。于是我们就决定坐下来,在旅行之前,听听他们的演奏。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进来并坐到了我们身边。他很快乐,并向孩子们喊着,让他们弹首快步舞曲。”

“斗牛舞曲!”那个女人说,“我希望他们没这样做。”

“他们没弹。不过,他们笑了,弹了一首弗拉门科舞曲[①]。我和我儿时的朋友都有一种置身天堂的感觉；教堂、包围我们的幽暗、吉他声、我们身旁那个男人的快乐——一切都是个奇迹 。

“慢慢地,教堂里进满了人。男孩子们还在弹奏着弗拉门科舞曲，谁进来脸上都带着微笑，都被他们的喜悦所感染。

“我朋友问我想不想参加一下这之后举行的弥撒。我说不想—— 因为我们还要去长途旅行。于是，我们就决定出来——不过,在走之前,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经历了我们生命中这一美好时刻。

①西班牙吉卜赛人的一种民间舞曲

“到了教堂门口，看到有很多人——真是很多人，也许是整个小城的居民——他们正朝教堂走来。我想这应该是西班牙最后一个全都是天主教徒的城镇了。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的弥撒很热烈的缘故吧。

“等我们坐进车里，看见有一队人走来。他们抬着副棺材。有人死了，那弥撒就是为此人而举行的。等这些人一到教堂门口，演奏者就停止了弗拉门科舞曲，开始奏起安魂曲。”

“愿上帝怜悯他的灵魂，”那个女人画着十字说道。

“愿上帝怜悯他，”我说，也画了个十字。“不过，进那个教堂的确是一个征兆。那就是，悲伤总等在故事的结尾处。”

那个女人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而后她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还拿着纸和笔。

“我们到外面去，”她说。

我们一起走了出去。这时天已经亮了。

“做做深呼吸，”她说。“让这新的早晨进入你的胸肺，流进你的血脉。看来，你昨天的迷失不是一个意外。”

我没说什么。

“你并不明白你给我讲的这个故事，不明白那教堂的征兆，”她继续说道。“你只看到最后的悲伤。然而你却忘记了你置身其中所经历的快乐。你忘记了你仿佛置身天堂，而且你忘记了在一起的美好感觉，和你的……”

她停下来，脸上露出微笑：

“……儿时的朋友，”她眨了眨眼说道。“耶稣说过：‘让死者去埋葬死者。’因为他知道死亡是不存在的。在我们降生之前，生命就已存在，等我们离开人世后，生命仍继续存在。”

我这时已是热泪盈眶。

“ 爱情也是如此，’她继续说“ 它原本就有，并将永存。”

“ 你好像了解我的人生，’我说。

“ 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我生命的某一时刻我也经历过这些。然而我已记不得这些。我所记得的是，爱是以另一个男人的形式，带着新的希望、新的梦想重回我心中。”

她把纸和笔递给了我。

“ 把你的一切感受都写下来。把心声写在纸上，然后再把它扔掉。传说彼德拉河水冰冷，所有掉进这条河里的东西：树叶、昆虫、羽毛，都会变成石头。把你的痛苦扔进河里，这难道不好吗？”

于是，我接过来纸笔，她吻了我，然后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回来吃午饭。

“ 别忘了一件事，’她走远时又冲我喊道“ 爱情永存。变的是男人！”

我笑了，她又招手向我告别。

我盯着河水看了许久许久。我哭干了泪水。

于是，我开始写起来。

尾　　声

我写了一天又一天。每天早上我都去彼德拉河边。黄昏时分，那个女人就来找我，挽着我的胳膊，领我回她在那古老修道院的房间。

她为我洗衣服、做饭，跟我闲谈，然后送我上床睡觉。

一天早上，在我快要完成全部手稿时，听到一辆汽车的声音。我的心怦然一动，但我不想去相信事实。我的身心已经完全自由了，就要回到尘世，成为它的一分子。

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虽说心里还存有思念。

然而我心中的感觉是对的。尽管我眼睛没有从手稿上抬起来，但我已感到他来了，我觉出了他的脚步声。

“皮拉尔，”他叫着我的名字并坐到了我的身边。

我没做声。我继续写着，然而，我思绪已乱。我的心在怦怦直跳，像是要飞出我的胸膛迎向他的怀抱。但是我没让心飞出去。

他就坐在我身旁，望着河水，而我则不停地写。整个一上

午都是这样，没有一句话。这使我想起那天晚上在井台边的沉默情景，就是在那里我猛然间明白了我爱他。

当我已写不动时，我停下了笔。这时他说话了。

“等我出了洞口时，外面已经黑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你。于是我就直奔了萨拉戈萨，”他说。“后来又去了索里亚。我满世界找你。最后，我决定返回彼德拉修道院，看看在那里能不能打听到一点你的下落，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女人。

“她告诉我你在这儿。而且她还告诉我你天天在等我。”

我热泪盈眶。

“你要是在这河边呆着不走，我就坐在你身边陪着。如果你要去睡觉，我就睡在你的房前。如果你要去远行，那我就紧跟你的足迹。

“直到你跟我说'你走开吧。'那时我才会离去。但是，这以后的岁月里，我将永远爱你在心头。”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看见他也哭了。

“我想告诉你……，”他说。

“不必再说什么了。你读读这个，”我说着，把膝头上的手稿递给了他。

整个下午，我都是凝视着彼德拉河水。那个女人给我们带来了三明治和葡萄酒，她说了说有关天气的事就走了，又剩下我们两人。他读着手稿，不止一次地停下来望着远方，若有所思。

后来，我决定到林子里去转转，去看看那些小瀑布，到那富于故事和意义的山坡上去走走。当夕阳西下时，我回到了原地。

“谢谢你，”这是他还给我手稿时的第一句话，“原谅我。”

在彼德拉河畔我坐了下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你的爱拯救了我，而且让我重回我的梦想，”他继续说道。

我没说话，也没动窝。

“你知道《诗篇》第一三七篇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不敢开口。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这个呀，我知道，”我说，我感到自己慢慢又活了，“这篇

是讲流放的。是讲人们把琴挂了起来，因为他们不能再弹奏心中的音乐了。”

“然而，当歌咏者带着对梦中土地的思念哭过之后，他向自己保证：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我又微笑了。

“我都快忘了。是你让我回想起来的。”

“你认为你的才能又回来了吗？我问。

“我不知道。不过，上帝总给我们人生以第二次机会。他让我有了你。而且他将帮我再次找到我的道路。”

“我们的，’我说。

“对，我们的。”

他抓住了我的双手，然后把我抱了起来。

“去拿你的行李，’他说。“实现梦想是需要行动的。”

九四年一月

译　后　记

当我翻开保罗·科埃略这本《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葡萄牙文原著后，就被书中流畅的文笔和敏捷的思路深深地吸引了。

保罗·科埃略是巴西当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也是拉美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之所以如此，我想不光是因为他的文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用心描写发生在我们身边看似平淡却富于生气的事情，让人从平凡之中看到生活的真谛。

书中主人公皮拉尔和她的男友可谓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人大心也大了，为了改变自己，皮拉尔的男友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她，到外面闯世界去了。多年之后，皮拉尔和她的男友重逢了，他们都变了，变得成熟了，而不变的是爱情。爱情中有着生活的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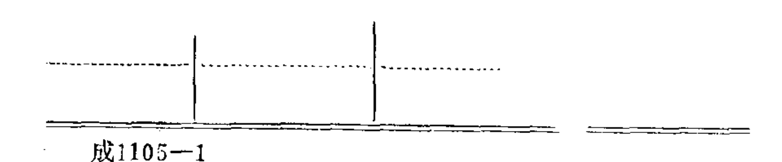
就这本小说而言，像是生活对话，平易近人；像是内心独白，自由自在；像是人生探讨，深厚凝重；而它的的确确是一部爱情故事，感人至深。书中的情节并不复杂，就像书中所说“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一样的”，然而，在这简单之后，在作者

那平静自然流畅的语言之　　　　　　　　　　　　　　作者描述的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平凡而又实际，这样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由此，作者力图与读者在心灵上相通，在精神境界里展开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读完他的书后让人回味，让人思考。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在翻译这本书时感到一种压力，要自然流畅生活化而又富于哲理，要平淡而又不失厚重，要平常通俗而又暗含文雅，方方面面要照顾到。原作者挥洒自如，我又如何保持原汁原味呢？总感功力不足，只有尽力而为了。为此，在翻译中我努力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力图忠实原文，保持原著的写作风格和清新格调，并且力图正确完整地再现原著的思想内容。

译　者

2000年 5月于北京



成1105—1